

◆先秦諸子繫年

錢賓四先生全集

錢穆 著

5

一个分享阅读体验和求书找书的平台
As a reader (74398380) 欢迎加入！

錢賓四先生全集

◆ 先秦諸子繫年

聯經



A89015

錢賓四先生全集⑤

先秦諸子繫年

錢 穆 著



出版說明

本書最初係於民國二十四年十二月交上海商務印書館刊印，其後曾於四十五年六月增定再版，由香港大學發行。當時出版經費係得美國哈佛燕京社之資助。錢先生來臺定居後，曾於六十四年據港版在臺重印，惟未再修訂。

本次重印，即據民國四十五年香港發行之增定本重新鑄版。凡舊本偶有誤字及錯排處，皆隨文改正。

本書標點及樣式，大體皆依原版，未作更動。

新版整理由戴景賢先生負責

錢賓四先生全集編輯委員會 謹識

FOREWORD

The present edition of Professor Ch'ien Mu's wellknown *Chronological Studies of the Pre-Ts'in Philosophers* is the climax of more than twenty years' work. Soon after its first appearance from the Press in 1935, the author reminds us in his Preface to the second edition, the war in the Far East broke out. Since that time to the present day Dr. Ch'ien Mu has been continually in exile—in West China, in Formosa, in Hong Kong; but with the strong instincts of the true scholar he has never ceased to revise, correct and amplify his text, 'annotating like eyebrows the upper margins of the book in writing as small as the head of a fly', with the result that to-day the first edition being long out of print, it is possible to bring out this second and revised edition.

Soon after the publication of the first edition, I purchased a copy by chance, and took it with me into Concentration Camp in Shanghai. There between the years 1942 and 1945 it became one of the chief source books of my study. Wholly unacquainted with Dr. Ch'ien, as I was, I formed a very high opinion of, not to say reverence for, his scholarship. Working systematically through the early philosophers during the

long hours of camp life, I formed the opinion that Dr. Ch'ien was one of the most thorough and most balanced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ical scholars, and I often tried to picture his likeness, little thinking that one day I should have the honour of being associated with him.

The book was originally planned as two separate works: a series of one hundred and sixty-three Chronological Studies (考辨), and a series of comparative Chronological Tables (通表) for the confusing Warring States period, but in the first edition the title that was proper to the first part 先秦諸子繫年考辨 was applied to the whole book. In the second edition, in which the two parts have been more closely integrated, the titles of each have been clearly distinguished 先秦諸子繫年考辨 and 先秦諸子繫年通表, while the title for the combined work has been shortened to 先秦諸子繫年. A considerable amount of new material has been incorporated in the second edition, but the sections into which the book is divided have remained the same.

There is no need for me to enlarge upon the importance of the work. Every student is well aware of the many contradictions and inconsistencies that inevitably occur in the dating of events in current accounts of the Pre-Ts'in philosophers. Dr. Ch'ien has examined these in turn in the light of all available evidence from Confucius to the Legalists of Ts'in dynasty times, and has established a reliable chronological scheme. Only

when such a scheme is authenticated is it possible to arrange with confidence the sequence of the philosophers and to trace the development of their thought. Dr. Ch'ien's work therefore is an indispensable handbook for the student of ancient Chinese history, as well as for the student of ancient Chinese philosophy. We are grateful to him for his labour, and also to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for providing the grant by means of which this second edition has been published.

F. S. Drak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st May, 1956

先秦諸子繫年

林仰山序 一

新版增定本識語 一九

自序 二一

先秦諸子繫年考辨 目次

卷一

一 孔子生年考 一

二 孔子爲委吏乘田考 二

三 孟懿子南宮敬叔學禮孔子考 附南宮敬叔南容非一人辨 三

四	孔子與南宮敬叔適周問禮老子辨·····	五
五	孔子適齊考·····	一〇
	〔附〕 晏嬰卒年考·····	一一
六	孔子自齊返魯考·····	一二
七	孫武辨·····	一四
八	陽虎名字考·····	一五
九	孔子五十學易辨·····	一七
一〇	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孔子考·····	一九
一一	鄧析考·····	二一
一二	孔子仕魯考·····	二三
一三	孔子相夾谷墮三都考·····	二五
一四	孔子行攝相事誅魯大夫亂政者少正卯辨·····	二九
一五	孔子去魯適衛考·····	三一
一六	蘧瑗史鮪考·····	三二

一七	孔子畏匡乃過蒲一事之誤傳與陽虎無涉辨·····	三五
一八	越句踐元年考·····	四一
一九	孔子去衛適陳在魯哀公二年衛靈公卒歲非魯定公卒歲辨·····	四二
二〇	孔子去衛適陳在衛靈公卒後非卒前辨·····	四八
二一	孔子過宋考·····	五〇
二二	孔子在陳絕糧考·····	五三
二三	孔子至蔡乃負函之蔡非州來之蔡辨·····	五五
	〔附〕 楚昭王興師迎孔子辨·····	五六
二四	孔子自楚反衛考·····	五六
二五	孔子自衛反魯考·····	五九
二六	孔鯉顏回卒年考·····	六〇
	〔附〕 項橐考·····	六二
二七	宰我死齊考·····	六四
二八	孔子卒年考·····	六八

二九 孔子弟子通考……………七〇

三〇 孔門傳經辨……………九六

卷二

三一 墨子生卒考……………一〇三

三二 墨翟非姓墨墨爲刑徒之稱考……………一〇五

〔附〕 孟子墨子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解……………一一一

〔附〕 莊子儒緩墨翟釋義……………一一三

三三 趙簡子卒年考……………一一五

三四 計然乃范蠡著書篇名非人名辨……………一一九

〔附〕 鴟夷子皮及陶朱公非范蠡化名辨……………一二四

三五 曾子居武城有越寇考……………一二六

〔附〕 越徙琅邪考……………一二八

三六 晉出公以下世系年數考……………一三二

三七	魏文侯爲魏桓子之子非孫其元年爲周貞定王二十三年非周威烈王二年辨……………	一四二
三八	子夏居西河教授爲魏文侯師考……………	一四四
三九	子夏居西河在東方河濟之間不在西土龍門汾州辨……………	一四五
四〇	魏文侯禮賢考……………	一四九
四一	公輸般自魯遊楚考……………	一五八
四二	墨子止楚攻宋考……………	一五九
四三	三晉始侯考……………	一六三
四四	宋信子罕之計而囚墨翟考……………	一六八
四五	宋昭公末年在周威烈王四年非二十二年辨……………	一六九
四六	魏文侯二十五年乃子擊生非子罃生魏徙大梁乃惠成王九年非三十一年辨……………	一七〇
四七	魯繆公元爲周威烈王十一年非十九年亦非十七年辨……………	一七八
四八	魯繆公禮賢考……………	一七九
四九	越滅郟乃晉烈公三年非四年六年辨 附越滅滕考……………	一八四
五〇	吳起仕魯考……………	一八五

五一	田莊子卒年考·····	一八七
五二	田齊爲十二世非十世辨·····	一八八
五三	吳起爲魏將拔秦五城考·····	一八九
五四	魏文滅中山考·····	一九〇
	〔附〕 中山武公初立考·····	一九二
五五	寧越考·····	一九四
五六	田和始立在齊宣公五十一年非四十五年辨·····	一九五
五七	墨子遊齊考·····	一九七
五八	子思生卒考 附顏般 王順 長息·····	一九九
五九	列禦寇考 附南郭子綦·····	二〇三
六〇	魏武侯元年乃周安王六年非十六年辨·····	二〇六
六一	墨子遊楚魯陽考·····	二〇七
六二	墨子弟子通考·····	二〇九
六三	孟子生年考·····	二一五

六四	田和始立爲侯考·····	二一七
六五	齊康公二十一年乃田侯剡立非桓公午立辨·····	二一八
六六	吳起去魏相楚考·····	二一九
六七	吳起傳左氏春秋考 附鐸椒考·····	二二一
六八	孟勝考 附徐弱 田襄子 腹䟽·····	二二五
六九	宋辟公乃桓侯辟兵其元年當周安王二十二年非周烈王四年在位四十一年非三年辨·····	二二六
七〇	田桓公在位十八年非六年其弒君自立在魏武侯二十一年非二十二年辨·····	二二八
七一	韓哀侯懿侯昭侯三世名諡年數考·····	二三一
七二	老子雜辨·····	二三三

卷 三

七三	商鞅考 附甘龍 杜摯·····	二六三
七四	齊威王在位三十八年非三十六年辨·····	二六七
七五	稷下通考·····	二六八

七六	孟子不列稷下考·····	二七二
七七	申不害考·····	二七五
七八	魏園邯鄲考·····	二七八
七九	季梁考 附季貞 ·····	二八三
八〇	楊朱考·····	二八四
八一	子莫考·····	二八七
八二	白圭考 附趙武靈胡服考 ·····	二九〇
八三	逢澤之會乃梁惠王非秦孝公在梁惠王二十七年非周顯王二十七年辨·····	二九三
八四	齊魏戰馬陵在梁惠王二十八年非周顯王二十八年辨·····	二九八
	〔附〕 毛氏本索隱異文校·····	三〇〇
八五	田忌鄒忌孫臏考 附司馬穰苴 ·····	三〇二
八六	梁惠王二十八年乃齊威王稱王之年非齊威王卒年辨·····	三〇七
八七	屈原生卒考·····	三〇八
八八	莊周生卒考·····	三一二

八九	子華子考·····	三三四
九〇	尸佼考 附公羊女子及北宮子沈子·····	三三五
九一	宋君偃元年乃周顯王三十一年非四十一年乃幼年嗣位非弑兄自立辨·····	三一八
九二	齊魏會徐州相王乃魏惠王後元元年非魏襄王元年乃齊威王二十四年非齊宣王九年辨·····	三二〇
九三	惠施仕魏考·····	三二六
九四	匡章考 附周最·····	三二七
九五	蘇秦考·····	三三〇
	〔附〕 蘇代蘇厲考·····	三四一
	〔附〕 鬼谷子辨·····	三五七
九六	楚威王與齊威王同時考·····	三五九
九七	齊因燕文王喪伐取十城乃威王非宣王辨·····	三六二
九八	孟子在齊威王時先已遊齊考·····	三六三
九九	宋偃稱王爲周顯王四十一年非愼靚王三年辨·····	三六七

〔附〕 宋王偃卽徐偃王說·····	三六八
〔附〕 社亡鼎淪解·····	三七二
〔附〕 戰國時宋都彭城證·····	三七四
一〇〇 秦始稱王考·····	三八〇
一〇一 韓始稱王考·····	三八一
一〇二 韓宣惠王卽韓威侯考·····	三八二
〔附〕 韓舉乃趙將非韓將辨·····	三八四
一〇三 荀卿年十五之齊考·····	三八六
一〇四 齊魏韓會平阿及齊魏會甄考·····	三八八
一〇五 五國相王考·····	三九〇
一〇六 魯平公元年爲周顯王四十七年非周赧王元年卒在赧王十二年非十九年辨·····	三九三
一〇七 惠施去魏考·····	三九四
〔附〕 張儀初入秦考·····	三九五
一〇八 惠施自楚至宋考·····	三九六

一〇九	靖郭君相齊威宣王與湣王不同時辨·····	三九七
一一〇	孟子至宋過薛過鄒考·····	三九九
一一一	孟子遊滕考·····	四〇二
一二二	魯平公欲見孟子考·····	四〇四
一二三	許行考 附索盧參·····	四〇八
一二四	田鳩考 附腹辯 唐姑果 謝子·····	四〇九
一二五	孟子遊梁考·····	四一一
一二六	惠施返魏考·····	四一三
	〔附〕 南方倚人黃繚考·····	四一四
一二七	孟子自梁返齊考·····	四一五
一二八	淳于髡考·····	四一七
	〔附〕 辨越絕書吳越春秋記越年·····	四一九
	〔附〕 淳于髡爲人家奴考·····	四二一
一二九	魏襄王魏哀王乃襄哀王一君兩諡考·····	四二三

一二〇	齊伐燕乃宣王六年非潛王十年辨……………	四二四
〔附〕	燕昭王乃公子職非太子平辨……………	四二六
一二一	屈原於懷王十六年前被讒見紂十八年使齊非卽放逐辨……………	四二八
一二二	孟子去齊考……………	四三一
一二三	宋鉏考……………	四三四
一二四	尹文考……………	四三八
一二五	惠施卒年考……………	四四一
一二六	張儀卒乃魏哀王九年非十年辨……………	四四一
一二七	屈原居漢北爲三閭大夫考……………	四四三
〔附〕	戰國時洞庭在江北不在江南辨……………	四四九
〔附〕	屈原沉湘在江北不在江南辨……………	四五三
〔附〕	楚雖三戶亡秦必楚解……………	四五五

卷 四

一二八	齊潛王在位十八年非四十年其元年爲周赧王十五年非周顯王四十六年辨……………	四五七
一二九	魏襄王十九年會薛侯於釜邱考 附馮驩……………	四六〇
	〔附〕 孟嘗去齊相魏考……………	四六三
一三〇	宋元王兒說考……………	四六五
	〔附〕 唐鞅田不禮考……………	四六七
一三一	楚頃襄王又稱莊王考……………	四六九
一三二	春申君乃頃襄王弟不以游士致顯辨……………	四七〇
一三三	平原君爲相考……………	四七三
一三四	王氏古本竹書紀年輯校補正……………	四七四
一三五	宋康王滅滕考……………	四八九
一三六	荀卿自齊適楚考……………	四九〇
一三七	慎到考……………	四九二
一三八	接子考……………	四九五
一三九	田駢考 附彭蒙 王觸……………	四九六

一四〇	春申君封荀卿爲蘭陵令辨·····	四九八
一四一	公孫龍說燕昭王偃兵考·····	五〇二
一四二	公孫龍說趙惠文王偃兵考·····	五〇三
一四三	荀卿齊襄王時爲稷下祭酒考·····	五〇五
一四四	鄒衍考 附鄒奭·····	五〇七
	〔附〕 鄒衍著書考·····	五〇九
一四五	莊子見趙惠文王論劍乃莊辛非莊周辨·····	五二二
一四六	魏牟考·····	五一四
	〔附〕 論詹何環淵年世 附召滑·····	五一八
一四七	虞卿著書考·····	五一九
	〔附〕 國語采及鐸氏虞氏鈔撮考·····	五二一
一四八	孔穿與公孫龍辨於平原君所考 附子思以下孔裔生卒年表·····	五二六
一四九	荀卿赴秦見昭王應侯考·····	五二九
一五〇	陳仲考·····	五三〇

一五一	荀卿至趙見趙孝成王議兵考·····	五三二
一五二	鄒衍與公孫龍辨於平原君家考 附素母子 毛公 桓園·····	五三三
一五三	魯滅在楚考烈王七年非八年非十四年辨·····	五三四
	〔附〕 武內義雄六國年表訂誤論魯譜之誤辨·····	五三六
一五四	再論魯譜歧點·····	五四三
一五五	魯仲連考·····	五四五
一五六	李斯韓非考·····	五五〇
一五七	龐煖劇辛考·····	五五四
	〔附〕 龐煖卽臨武君考·····	五五六
一五八	鷁冠子辨·····	五五八
一五九	呂不韋著書考·····	五六〇
一六〇	孔叢子載孔子順事跡辨·····	五六四
一六一	春申君見殺考·····	五六六
一六二	尉繚辨·····	五七〇

一六三	諸子攬逸	五七一
-----	------	-----

先秦諸子繫年通表 目次

例言	五八九
----	-----

通表第一	五九三
------	-----

相當於考辨第一卷

通表第二	六〇五
------	-----

相當於考辨第二卷

通表第三	六二三
------	-----

相當於考辨第三卷

通表第四	六三九
------	-----

相當於考辨第四卷

附表第一	六五五
------	-----

列國世次年數異同表

附表第二	六八三
------	-----

戰國初中晚三期列國國勢盛衰轉移表

附表第三	六八九
------	-----

諸子生卒年世先後一覽表

附諸子生卒年世約數	六九三
-----------	-----

跋	六九九
---	-----

考辨索引	一
------	---

書名人名索引	二五
--------	----

新版增定本識語

本書初版付印，在民國二十四年之冬。未兩載，中日戰事起，余自北平避難南下，遵海繞道香港，北至長沙，移住南嶽。又經衡陽入廣西，經桂林柳州南寧，出鎮南關，借道越南，去昆明，輾轉蒙自宜良。又離滇經港，變姓名，省親蘇滬，閉門奉養一歲。又脫身自香港航空飛重慶，卜居成都，先後及六年。並以其間至樂山，至貴州遵義。戰事平息，重返蘇滬，又去昆明。歸居無錫太湖之濱。不及三年，重遘赤禍，隻身來香港。先後迄今，計二十有一載矣。奔竄流亡，飢餓窮窘，而此書每攜行篋中。偶有所覩記，可以補訂原書缺失者，輒以蠅頭細字，寫列書眉。積久得兩百五十條左右。約計首卷得五十條，二卷八十條，三卷七十五條，四卷四十五條。其篇幅較大者，爲補入蘇代蘇厲考一篇，又補晏嬰卒年考，項橐考，鴟夷子皮及陶朱公非范蠡化名辨，南郭子綦考凡四篇。改定越徙瑯琊考一篇。其他皆零文短札，散入各篇。計有增訂改動者，卷一有考辨三，四，五，七，一一，一二，一三，一四，一五，一六，二〇，二一，二七，

二八，二九，三〇，共十六篇。卷二有三一，三二，三四，三五，三九，四〇，四一，四二，四三，四四，四五，四六，四七，五〇，五三，五四，五八，五九，六〇，六二，六三，六六，六七，六九，七二，共二十五篇。卷三有七三，八〇，八二，八三，八五，八七，八八，九〇，九二，九四，九五，九六，九九，一〇三，一〇五，一〇八，一一八，一一九，一二〇，一二一，一二二，一二三，一二四，一二六，一二七，亦共二十五篇。卷四有一二八，一二九，一三〇，一三一，一三二，一三四，一三九，一四〇，一四四，一四五，一四六，一四七，一五〇，一五二，一五六，一五九，一六一，一六三，共十八篇。考辨四卷凡一百六十三篇，而增損所及，計共八十四篇，已逾其半。然計其字數，則僅三萬餘言，占原書分量十之一。而於原書結論大體，則殊無改變，蓋僅止於添列例證，補增細節而已。

自來香港，獲交英國友人林仰山教授。日軍陷大陸，彼適僑寓山東，任教齊魯大學，入集中營，披誦是書不輟。在港，主持港大東方文化研究院。談次，知余積年有增訂稿。而此書在大陸已絕版，海外亦少流布。乃商由哈佛燕京社斥資爲鑄新版。二十年來叢碎所得，遂獲匯入原書，勒爲定本。爰述緣起，兼誌謝意，並備詳增訂篇目，以告讀者。書末並增附本書引用書目索引一種，便尋檢焉。

中華民國四十五年四月八日錢穆識於香港九龍之新亞書院

自序

余草諸子繫年，始自民國十二年秋。積四五載，得考辨百六十篇，垂三十萬言。一篇之成，或歷旬月，或經寒暑。少者三四易，多者十餘易，而後稿定。自以創闢之言，非有十分之見，則不敢輕於示人也。藏之篋笥者又有年，雖時有增訂，而見聞之陋，亦無以大勝乎其前。茲當刊布，因加序說，粗見凡例。

蓋昔人考論諸子年世，率不免於三病。各治一家，未能通貫，一也。詳其著顯，略其晦沉，二也。依據史籍，不加細勘，三也。惟其各治一家，未能通貫，故治墨者不能通於孟，治孟者不能通於荀。自爲起訖，差若可據，比而觀之，乖戾自見。余之此書，上溯孔子生年，下逮李斯卒歲。前後二百年，排比聯絡，一以貫之。如常山之蛇，擊其首則尾應，擊其尾則首應，擊其中則首尾皆應。以諸子之年證成一子，一子有錯，諸子皆搖。用力較勤，所得較實。此差勝於昔人者一

也。惟其詳於著顯，略於晦沉，故於孔墨孟荀則考論不厭其密，於其他諸子則推求每嫌其疏。不悟疏者不實，則實者皆虛。余之此書，一反其弊。凡先秦學人，無不一一詳考。若魏文之諸賢，稷下之學士，一時風會之所聚，與夫隱淪假托，其名姓在若存若亡之間者，無不爲之緝逸證墜，辨僞發覆。參伍錯綜，曲暢旁達，而後其生平出處師友淵源學術流變之跡，無不粲然條貫，秩然就緒。著眼較廣，用智較眞。此差勝於昔人者二也。而其精力所注，尤在最後一事。前人爲諸子論年，每多依據史記六國表，而卽以諸子年世事實繫之。如據魏世家六國表魏文稱侯之年推子夏年壽，據宋世家及六國表宋偃稱王之年定孟子遊宋，是也。然史記實多錯誤，未可盡據。余之此書，於先秦列國世系，多所考核。別爲通表，明其先後。前史之誤，頗有糾正。而後諸子年世，亦若網在綱，條貫秩如矣。尋源探本，自無踵誤襲繆之弊。此差勝於昔人者三也。

太史公序六國表，曰：「秦既得意，燒天下詩書，諸侯史記尤甚，爲其有所刺譏也。其後詩書復見，而史記獨藏周室，以故滅。獨有秦記，又不載日月，其文略不具，然亦有可頗采者。余因秦記，踵春秋之後，起周元王，表六國時事。」此史公自著其爲六國表之所本也。秦記既略，又自孝公以前，僻在雍州，不與中國諸侯之會盟，中國諸侯以夷翟遇之，故其時秦記載諸侯事當尤忽。今六國表自秦孝公以前最疏脫不具者以此。幸其時諸侯史記，猶得有遺留後世者，厥爲魏

冢紀年。晉太康時，汲縣人發古冢，得竹書七十五車，中有紀年十三篇。自杜預諸儒，皆定其爲魏襄王時魏國之史記。然今世所行，復非原書之眞。而唐司馬貞爲史記索隱，時采其文以著異同，可資比準。惟貞自謂：「紀年之書，多是譌謬，聊記異耳。」又曰：「辭卽難憑，時參異說。」因亦未能悉心參校，以救史記之失，良可惜也。

原昔人多不信紀年者亦有故。一則魏冢原書，久逸於兩宋之際。今本爲後人蒐輯，多有改亂，舛誤缺略，面目全非。學者不深辨，遂謂汲冢紀年不可信，一也。再則其書言三代事，多與相傳儒家舊說違異。如益爲啟誅，太甲殺伊尹之類。儒者斥其荒誕，遂不依引，二也。又謂其書記春秋時事，如魯隱公及邾莊公盟於姑蔑，晉獻公會虞師伐虢，滅下陽，周襄王會諸侯於河陽，明係春秋後人，約左傳之文，倣往例而爲之，與身爲國史承告據實書者不同。因遂忽視，三也。夫紀年乃戰國魏史，其於春秋前事，容采他書以成。至言戰國事，則端可信據。如魏世家索隱引紀年曰：「二十九年五月，齊田盼伐我東鄙。九月，秦衛鞅伐我西鄙。十月，邯鄲伐我北鄙。王攻衛鞅，我師敗績。」此非當時史官據實書事之例乎？至益爲啟誅，太甲殺伊尹，則戰國雜說，其與儒家異者多矣，紀年亦本當時傳說書之，孰信孰否，今且未能遽斷，要足爲考古者備一說，不當株株於一先生之言而深斥之也。自清以來三百年，學者治其書，不下十數家。至於最近，海

寧王國維本嘉定朱右曾書，爲古本輯校，又爲今本疏證，然後紀年之眞僞，始劃然明判。而猶惜其考證未詳，古本紀年可信之價值，終亦未爲大顯於世也。

史記載春秋後事最疎失者，在三家分晉，田氏篡齊之際。其記諸國世系錯誤最甚者，爲田齊魏宋三國。莊子曰：「田成子弑齊君，而十二世有齊國」，鬼谷子亦云然。今史記自成子至王建之滅祇十代。紀年則多悼子及侯剡兩世，凡十二代，與莊子鬼谷說合。又齊伐燕，據孟子及國策爲宣王，非湣王。而史記於齊系前缺兩世，威宣之年誤移而上，遂以伐燕爲湣王，與孟子國策皆背。昔人譜孟子者，於宣湣年世，爭不能決。若依紀年增悼子及侯剡，排比而下，威宣之年，均當移後，乃與孟子國策冥符。此紀年勝史記，明證一也。史記梁惠王三十六年卒，子襄王立，十六年卒，並惠襄爲五十二年。魏齊會徐州相王，在襄王元年。是惠王在世未稱王，孟子書何乃預稱惠王爲王？又史記梁予秦河西地，在襄王五年，盡入上郡於秦，在襄王七年，楚敗魏襄陵，在襄王十二年，皆惠王身後事。而惠王告孟子，乃云「西喪地於秦七百里，南辱於楚」，何能預知而預言之？若依紀年，惠王三十六年改元，後元十六年而卒，則魏齊會徐州相王，正惠王改元稱王之年也。然後孟子書皆可通。又與呂覽諸書所載盡合。此紀年勝史記，明證二也。史記魏文侯三十八年，魏武侯十六年，而紀年文侯五十年，武侯二十六年，相錯二十二年。昔人疑子夏爲文

侯師，已踰百歲。今依紀年，則文侯元當移前二十二年，子夏之年初無可疑。而李克吳起之徒，其年輩行事，皆可確指。此紀年勝史記，明證三也。史記魏惠王三十一年，徙都大梁，而紀年在惠成王九年。閻若璩本此論紀年不可信。然細覈之，惠王十八年，魏圍邯鄲，齊師救趙，直走大梁，三十年魏伐韓，齊田忌救韓，亦直走大梁。又秦孝公十年，卽魏惠王十九年，衛鞅圍魏安邑降之。此皆魏都自惠王九年已自安邑徙大梁之證。據紀年則史記之說皆可通。專據史記，則自相乖違，不得其解。此紀年勝史記，明證四也。三家分晉，田氏篡齊，爲春秋至戰國一大變。其後魏齊會徐州相王，秦亦稱王，宋亦稱王，趙燕中山韓魏五國又相約稱王，爲戰國中局一大變。史記於此，年事多誤，未能條貫。今據紀年，證以先秦他書，爲之發明，而當時情實，猶可推見。此紀年勝史記，明證五也。其他不勝縷舉。要之紀年乃魏史，魏在戰國初年，爲東方霸主，握中國樞紐，其載秦孝公前東方史實，自當遠勝史記六國表。徒以存十一於千百，不明不備，不爲學者所重。蠶塞千年，未覩豁關之期。余粗爲比論，而積古疑晦，頗資發蒙，則其書之非不信可知也。

史記之誤不一端，而有可以類比件附，以例說之者。如誤以一王改元之年爲後王之元年，一也。梁襄王元年，實梁惠王稱王改元之年。魏文侯元年，實魏文稱侯之年。宋王偃元年，亦宋偃

稱王之元年。齊威王卒年，實齊威稱王之年。此其例一也。有一王兩諡，而誤分以爲兩人者。如梁襄哀王一人兩諡，史記誤分爲襄王哀王。趙烈侯又諡武侯，史亦分爲兩侯。楚頃襄王又稱莊王，史公不知，遂誤以莊爲春秋時莊王之苗裔。此其例二也。有一君之年，誤移而之於他君者。如魏文伐秦，在周威烈王十七年，史誤以爲卽魏文之十七年。齊宣王五年，與騶忌田忌謀救韓伐燕，史誤以爲齊桓公五年。逢澤之會，在梁惠王二十七年，史誤以爲周顯王之二十七年。齊魏戰馬陵，本梁惠王二十八年，史誤以爲乃周顯王之二十八年。又如齊康公二十一年，乃田侯剡立，史誤以爲桓公午立。皆其例，三也。亦有一君之事，誤移而之於他君者。如梁惠王會諸侯於逢澤，史誤以爲秦孝公。宋剔成逐桓侯自立，史誤以爲宋王偃逐剔成自立。此其例，四也。有誤於一君之年，而未誤其並世之時者。如魏文滅中山，史稱在文侯十七年，實誤。而繫之周威烈王十八年癸酉，則不誤。齊魏相王於徐州，史以爲齊宣王梁襄王，皆誤。而繫之周顯王二十五年丁亥，實不誤。又如齊封田嬰於薛，應在威王時，史表在湣王三年，誤。而繫之周顯王四十八年庚子，較紀年僅後一年，亦不爲誤。此由史公自據秦紀，於周秦之年卽得之，於東方諸侯世次，則略而未能盡明，此誤其年未誤其世之例，五也。有其事本不誤，以誤於彼而遂若其誤於此者。如楚世家簡王八年，魏文侯韓武子趙桓子始列爲諸侯，與年表周本紀魏韓趙世家均不合。且旣稱韓

武子趙桓子，其非稱侯，顯矣。卽其自語亦不合。今據紀年，魏文移前二十二年，是歲實魏文始侯之年，則楚世家此語雖誤，而實有其不誤者在也。又如魏世家魏武侯九年，使吳起伐齊至靈邱，而年表是時，楚悼王已死三年。吳起與楚悼王同死，豈能重爲魏將？據紀年，魏武年代移前，則魏武九年，吳起尙在魏。魏世家此語固非誤。此由史公博採傳記，未加考定，雖有錯互，而轉得證成史實之眞。其誤在彼而不在此之例，六也。亦有似有據而實無據者。如年表魏文侯十八年，受經子夏，特以前年滅中山，有子擊下車避田子方事，遂連類書其事於此。春申君列傳春申君爲相八年，以荀卿爲蘭陵令，特以蘭陵魯地，是年楚取魯，故姑推以爲說。本無確據，而後人輕信，轉滋惑誤，其例七也。有史本有據，而輕率致誤者。如左傳昭公七年，記及孟釐子卒，史遂誤爲釐子卒在是年。孔子世家因云孔子年十七，孟釐子卒。戰國雜說有涓子髡說齊威王以隱，威王感悟，國乃大治，威行三十六年，史公採之，因謂威王在位三十六年。其實威王前後三十九年，威行三十六年者，除其不飛不鳴之三年言之也。此史自有據，而輕率致誤之例，八也。亦有史本無據，而勉強爲說以致誤者。如魏文侯本魏桓子之子，史記移文侯之年於後，遂謂文侯乃桓子孫，然亦不能說桓子子爲何人。年表文侯二十五年，太子營生，本爲太子擊生。史公既誤移魏文滅中山之年在前，因疑子擊不應轉生在後，率改子擊爲子營。不悟營在文侯時不得稱太

子。又田齊世家齊桓公五年，聽鄒忌田臣思謀，起兵擊燕。田臣思即田忌也。此本齊宣王事，史公既誤以伐燕歸之潛王，桓宣字相近，乃以意移此於桓公。遂至鄒忌田忌皆已預列桓公之朝，史公亦無以自解。此皆勉強彌縫，而不能自掩其誤之例，九也。亦有史公博採，所據異本，未能論定以歸一是者。如上舉楚世家簡王八年三晉始列爲諸侯，與年表周本紀魏韓趙世家定在楚聲王五年者不同，秦紀與秦始皇本紀列秦諸君年數不同之類，皆史公各據異本，自造矛盾之誤之例，十也。亦有史本不誤，由後人率改妄竄以致誤者。如孔子世家及十二諸侯年表載孔子往返衛宋陳蔡各節，及魯世家六國表載魯哀公以下諸君年數，牴牾顯見，尤難理說。此必後人竄易致誤之例，又一也。復有史本非誤，由後人誤讀妄說以致誤者。如史記孔子世家載孟僖子死在孔子十七年下，水經注因謂孔子十七適周之類，是也。斯二者，與前舉十例誤不同科。而要之凡史之誤，必有其所以誤。尋其所以誤者，而後其爲誤之證益顯。而其所以誤之故，亦每每有例可括。粗舉數端，不能盡備。讀吾書者，循此意而求之，可自得也。

且不僅於史記之多誤也。今所資以相比勘而知史記之誤者，有索隱諸家所引紀年，而諸家之文正亦多誤。讀史者愛其文，往往忽其事。史雖多誤而莫辨。注文樸率，尤嬾循省。遂有傳鈔失真而致誤者。如魏文侯初立在晉敬公六年，而晉世家索隱引紀年誤爲十八年，十八實六字之譌，

此以形近而誤也。齊宣公四十五年田莊子卒，而田齊世家索隱引紀年誤爲十五年，脫一四字，此以脫落而誤也。秦本紀集解徐廣曰：「汲冢紀年云：魏哀王二十四年，改宜陽曰河雍，改向曰高平。」考紀年終今王二十年，今王卽哀王，烏得有哀王之二十四年？按之趙世家徐廣所引，知係四年之誤。蘇秦傳正義引竹書紀年：「梁惠王二十年，齊閔王築防以爲長城。」今考紀年梁惠王三十年，當齊桓公十八年，後威王始見。豈得梁惠王二十年，遽有齊閔王？校以水經汶水注，則無湣字。此皆以增衍而誤也。周本紀集解：「裴駰案，汲冢紀年自武王滅殷，以至幽王，凡二百五十七年。」而按魯世家，考公以下至孝公十四年，宣王崩，幽王立，凡二百一十六年，無魯公伯禽年。三統曆成王元年，命伯禽侯魯，伯禽卽位四十六年。上加周公攝政七年，武王克商後六年，凡五十九年。並下二百一十六年，統爲二百七十五年。此作二百五十七，是七十五爲五十七，以顛倒而誤也。如此，則紀年與魯世家年數本符。今僞紀年云：「武王滅殷後二十四年，定鼎洛邑，至幽王二百五十七年。」果如其說，自成王定鼎起算，裴駰何得云自武王滅殷乎？此條辨說，據朱右曾汲冢紀年存真。又有竄易妄改以增誤者。韓威侯與韓宣王爲一人。今韓世家索隱引紀年鄭昭侯薨以下一節，支離錯亂，全不可解，此經後人改易而誤也。孔子世家索隱云：「按系家湣公十六年孔子適陳，十三年亦在陳。」既云十六年適陳，不得十三年先在。若十三年在陳，適陳不待十六年。索隱語先後顛倒，乖誤可知。蓋索隱本云孔子以陳湣公十年適陳，而經後人妄竄一六字。此經後人竄亂而誤。

也。又田敬仲世家：「明年復會甄，魏惠王卒。」索隱曰：「按紀年：梁惠王乃是齊湣王爲東帝，秦昭王爲西帝時。此時梁惠王改元稱一年，未卒也。而系家及其後卽爲魏襄王之年，又以此文當齊宣王時，實所不能詳考。」今按索隱此條，梁惠王乃是云云，惠王下當脫一卒字。惟據紀年終今王二十年，其時乃周赧王十六年，秦昭襄八年，齊湣王始二年。年表齊秦爲東西帝，尙在其後十一年。時惠王已死三十七年。且紀年亦不及載齊秦爲東西帝事。索隱何從按紀年謂惠王卒乃是齊湣王爲東帝，秦昭王爲西帝時乎？此必有誤，而特不知其所以誤。後人專據此等處，疑索隱所引全不可信。不知此已爲後人竄亂，定非索隱之真也。朱氏存眞王氏輯校此條均未錄又諸家之文，短澀簡質，雖列異同，未加剖辨。後人間或依信，引爲論據，復有失其義解而誤者。如王國維古本竹書輯校采錄索隱甚備，雖論校未密，然已多失原解。如魏世家索隱引紀年：「惠王二十八年，與齊田盼戰馬陵。又上二年，魏敗韓桂陵。十八年，趙又敗韓馬陵。」此以二年十八年皆在二十八年前，故云上。上卽前也。而王氏以爲上二年，乃卽二十八年之前二年，因謂卽二十六年，是誤解索隱原文也。又索隱引紀年亦自有例。如晉世家索隱引紀年，自出公以下諸公年數，皆列其與史異者以相勘。則其不著幽公敬公烈公，正見其年數之同於史。梁氏志疑不明此例，又誤混於今本偽紀年，遂致錯淆。又索隱引紀年列國國君年數，自魏君外，或據其始立之年數之。古者君主以翌年

改元，紀年魏史，惟魏君著年數，他國僅記君立，索隱循其立年數之，則與史記以改元計者相差一歲。後人不明此例，比論亦遂多歧。至其君卒歲，若以改元計，與始立計，亦每有一歲之差。此均由未得其例而致誤者。亦有索隱本無其例，而後人爲之曲說，如王氏古本竹書輯校謂索隱引紀年皆改夏正爲周正，而細覈實無之。此又致誤之一端也。

史文既多誤，首有賴於諸家之注，而注文復多誤，其事又可舉一例以爲說者。史公記六國時事，多本秦紀。固已苦其不載日月，文略不具矣。然其於秦事，固宜信也。乃自宣公以上，史皆失其名，不能詳。索隱按世本古史，考得繆公名任好，以爲之補。其他可以想矣。今史文任好字，又係後人據索隱增入。

而其記秦列君年數尤多歧。秦始皇本紀後序列秦之先君立年及葬處，索隱謂其：「皆當據秦記爲說。」又云：「其與正史小有不同，然亦未能定其是非。蓋史公亦自不能決，故取異說備列之也。」文云：「秦自襄公至二世，六百一十歲。」正義云：「秦本紀自襄公至二世，五百七十六年矣，年表自襄公至二世，五百六十一年，三說並不同，未知孰是。」又秦本紀索隱引始皇本紀云：「秦自襄公至二世，凡六百一十七歲。」然則言秦年者，自襄公至二世，已有四說：

一、秦始皇本紀原文，六百一十歲。

二、正義計秦本紀年數，五百七十六歲。

三、正義計年表，五百六十一歲。

四、索隱引秦始皇本紀，六百一十七歲。

今爲細覈，史記記秦襄公以下列君年數，本有三歧：

一、秦始皇本紀，實得五百七十二歲。

二、秦本紀，實得五百七十七歲。

三、年表，則爲五百七十一歲。

合之以上四條，凡得七說之異。梁氏史記志疑云：「案年表自襄公元年至二世三年，實五百七十一歲。秦本紀原文實誤，索隱正義所說年數亦誤。此記是秦史官所錄，史公采以作史記者，何以誤端疊見？蓋篆隸遞變，簡素屢更，傳寫乖譌，非秦記之舊矣。」此史文多誤之一例也。惟以余論之，其多誤之故，實有不僅梁氏所謂「篆隸遞變，簡素屢更，傳寫乖譌」而已者。請仍據秦始皇本紀爲說。紀云：「九年乙酉，王冠。」

集解徐廣曰：「年二十二。」

正義：「按年二十一也。」

史記載始皇年極明備，可以無歧，然集解正義爲說又自不同。且觀其相爲校正，決非傳寫之乖譌。

也。殷本考證杭世駿釋之云：「徐廣云二十二者，以踰年改元計也。正義云二十一者，以當年改元計也。徐廣以是年爲二十二，故三十七年崩時，注云年五十。如正義之說，則崩年止四十九。六國表周赧王五十九年，秦昭王五十一年，徐廣曰乙巳，則始皇生年，當是壬寅。十三歲時，當是甲寅。項羽本紀注徐廣曰：『項王以始皇十五年乙巳歲生，則始皇元年當是乙卯。此處自當以踰年改元計，作二十二歲爲是。但秦本紀云：『獻公立二十四年卒，子孝公立。徐廣曰：『獻公元年丁酉，孝公元年庚申，則獻之末卽孝之初，又不拘踰年改元之說矣。』今按：杭氏此辨，分別集解正義得失甚是。蓋其所以爲計者不同，而遂致相差，其事初非關於傳寫之乖譌也。而其論獻公年則又有說者。考秦始皇本紀：「獻公享國二十三年」，而秦本紀云：「獻公立二十四年卒」，兩說自不同。杭氏謂獻之末卽孝之初，不拘踰年改元之例，其實非也。不踰年而改元，古人自有其事。然大率前君被弑，後君以篡逆得國，不自居於承前君之統緒，則往往卽以前君見殺之年，改稱篡立者之元年，不復踰年而改元。此在春秋時不多見，而戰國屢有之。若孝公則非篡立，獻公亦非被弑，何爲亦當年改元哉？據秦紀，獻公前承出子，出子二年，庶長改迎獻公於河西而立之，殺出子及其母，沈諸淵。其事亦見不韋春秋當賞篇。出子，春秋作小主，庶長改，春秋作閼改。蓋獻公實弑君自立，故未踰年而改元。出子之末，卽獻公之初。元丙申，卒己未，得二十四年。今年表於出公二年後

始列獻公元年，則爲元丁酉，當得二十三年。始皇本紀與年表同，徐廣亦本年表爲說。杭氏不能詳辨，誤以徐廣本年表之說，推論秦紀二十四年之文，遂誤爲孝公不踰年而改元也。

余又考秦始皇本紀載秦列君年數，與秦本紀異者凡五人：

- | | | | |
|---------------|-------------------|-----------------|-------------------------|
| 一、 <u>悼公</u> | <u>秦始皇本紀</u> 十五年 | <u>秦本紀</u> 十四年 | <u>年表</u> 同 <u>秦紀</u> |
| 二、 <u>靈公</u> | <u>秦始皇本紀</u> 十年 | <u>秦本紀</u> 十三年 | <u>年表</u> 同 <u>始皇本紀</u> |
| 三、 <u>簡公</u> | <u>秦始皇本紀</u> 十五年 | <u>秦本紀</u> 十六年 | <u>年表</u> 同 <u>始皇本紀</u> |
| 四、 <u>獻公</u> | <u>秦始皇本紀</u> 二十三年 | <u>秦本紀</u> 二十四年 | <u>年表</u> 同 <u>始皇本紀</u> |
| 五、 <u>莊襄王</u> | <u>秦始皇本紀</u> 三年 | <u>秦本紀</u> 四年 | <u>年表</u> 同 <u>始皇本紀</u> |

而年表與秦始皇本紀同者，自靈公以下凡四人。其事皆可本前例以爲說。

一 靈公

秦始皇本紀「肅靈公享國十年」，索隱云：「紀年及系本無肅字。句立十年，讀表同。句紀十二年。句」然今秦紀作靈公十三年，三說相歧。余考秦紀靈公前懷公爲諸臣所圍，自殺。靈公承之，蓋亦不踰年而改元，故前後共得十一年。年表則於懷公四年見殺之明年，再書靈公元年，

故爲十年。今秦紀作十三年，索隱引秦紀作十二年，皆爲十一年之字訛。

二 簡公

秦始皇本紀「簡公享國十五年」，年表同。秦本紀簡公十六年。余考簡公前承靈公，靈公卒，子獻公不得立，簡公乃靈公季父，爲懷公之子。靈公既承懷公之弒而自立，不踰年而改元。今簡公亦篡獻公之統，上溯其父懷公之緒，則亦不俟踰年而改元矣。年表始皇紀作十五年，仍依踰年改元之常例計之也。秦紀作十六年，本當時不踰年而改元之變例計之也。

三 獻公

已具前論。惟秦始皇本紀「獻公享國二十三年」下，索隱云：「系本稱元獻公。立二十二年，表同。紀二十四年。」今按：索隱此條，文義頗晦，而有誤字。其句讀當如前引肅靈公之例。

肅靈公

索隱：

「紀年及系本無肅字。句立十年，讀表同。句紀十二年。句」

獻公

索隱：

「系本稱元獻公。句立二十二年，讀表同。句紀二十四年。句」

均謂秦始皇本紀立十年，立二十二年，與年表相同，而與秦紀則異也。至引系本及紀年，僅舉其

無肅字有元字之異，並不與下文立十年立二十二年語相涉。句讀之例既明，知獻公條索隱立二十二年，實立二十三年之誤。以今年表明作二十三年，秦始皇本紀亦明作二十三年也。否則不辨句讀，不訂譌字，將又疑世本別有獻公二十三年一說矣。

四 莊襄王

秦始皇本紀「莊襄王享國三年」，年表亦同。秦本紀莊襄王得四年。余考秦紀莊襄王承孝文王後。孝文王除喪，十月己亥卽位，三日辛丑卒，子莊襄王立。秦以十月爲歲首，孝文王蓋以去年卽位，以今年歲首除喪稱元，前後三日而卒。莊襄王處此變例，雖非弑君自立之比，而卽以是年稱元，不復以先王三日之位，而虛一年之號，亦自在情理之中。秦本紀據當時變禮實況計之，故爲四年。始皇紀及年表依常例，仍定孝文王在位一年，則莊襄王自祇三年也。孝文之事，閻若璩尚書古文疏證亦復論及，其言曰：「秦本紀昭襄王四十二年，先書十月宣太后薨，繼書九月穰侯出之陶。四十八年，先書十月韓獻垣雍，繼書正月兵罷。似已用十月爲歲首。秦自昭襄以後，莊襄以前，既首十月，則孝文王之事，有可得而論者。秦本紀：五十六年秋，昭襄王卒，子孝文王立，尊唐八子爲唐太后，而合葬於先王。韓王衰經來弔祠，諸侯皆使將相來視喪事。孝文王元

年，赦罪人，修先王功臣，褒厚親戚，弛苑囿。孝文王除喪，十月己亥卽位，三日辛丑卒。子莊襄王立。蓋昭襄王五十六年庚戌秋，去孝文王元年辛亥多月僅二三月，此二三月竣喪葬之事，明年新君改元，方大施恩禮，至秋期年之喪畢然後書孝文王除喪，猶勝既葬而除者多矣，猶爲近古。然其失禮處，亦不可不知。秦既用建亥月爲歲首，孝文王元年，應有十月，今於除喪後又書十月，分明是孝文王已踰二年矣。豈享國一年者乎？故予以莊襄王元年壬子，原孝文王之二年。但秦之臣子，以孝文甫卽位三日，不仍之爲二年，遂改爲莊襄之元。觀書子莊襄王立下無事，可知。崩年改元，厥由於此。一年二君，固已非終始之義。況又革先君餘年，以爲己之元年乎？失禮莫大焉！惜千載讀史者，俱未推究及此。余特摘出，以正通鑑孝文王元年書十月己亥卽位三日薨之誤。今按閻氏此辨，精矣而未盡也。其謂秦自昭襄以下，莊襄以前，既首十月，則誠然矣。而定孝文在位已踰兩年，則又失之。孝文亦既葬而除喪耳。昭襄王以庚戌之秋卒，二三月間，竣喪葬之事，孝文以歲首十月正改元之位，三日而薨，前後不踰五月。若以歲首正月計，則尙在昭襄三十六年庚戌，烏得有二年之久？徒以孝文之立，年已五十有三，非孺子君比。又親莊襄之父，雖不幸卽位三日而死，而秦之君臣，不忍沒其先君在位之年。又孝文固已踰年而改元，又不當上侵昭襄畢世之歲。故以孝文繼體嗣位之數月，仍屬之於昭襄之三十六年，而所謂孝文在

位一年者，其實則自踰年改元，僅得三日之數。其子莊襄王若仍以踰年改元，則爲壬子。而辛亥一歲，實亦莊襄享國之日。戰國季世，何嘗有所謂三年之喪？更亦何嘗有所謂三年喪畢而正踐祚之位之禮？三月而喪畢，踰年而改元，此其常耳。至於秦者，尤不當以東方儒生所唱古禮律之。正惟孝文在位不出五月，故史乃無事可紀，特曰「赦罪人，修先王功臣，褒厚親戚，弛苑囿」，爲循例虛美之詞。而莊襄王享國之期，實有四年。今年表既上割其元以爲孝文之歲，故秦紀莊襄四年事，年表僅得三年。蒙驁擊趙榆次新城狼孟得三十七城，紀在三年，表在二年。王翳擊上黨，初置太原郡，及五國攻秦，紀在四年，表在三年。而蒙驁攻趙，定太原，紀在二年，表則無之。依上例推校，此當書於莊襄之元年。而蒙驁取成臯，呂不韋取東周，紀在元年，表亦同在元年者，其實應上移孝文元年格中，乃始符耳。今閻氏又下奪莊襄之年，以上予孝文，則於秦始皇本紀及年表與秦本紀異同，皆無以通其說，此乃其考覈之未盡也。又按：秦本紀：「昭襄王四十二年十月，秦人已以十月爲歲首之證，既如上述。而「四十八年十月，韓獻桓雅，秦軍伐趙武安，正月兵罷，復守上黨。其十月，五大夫陵攻趙邯鄲。」張文虎謂：「自此年以後，復用夏正，故書其十月云云，遂不以爲歲首。」今按張說誤。此年先書十月，卒又書十月，以白起傳校之，秦使王陵攻邯鄲，乃九月，則秦紀此年「其十月」實「其九月」之譌文也。又「四十九年正月，益發卒佐陵。其十月將軍張唐攻魏。五十年十月，武安君白起有罪，爲士伍，遷陰密，十二月，武安君白起有罪死。」張文虎謂：「此年先書正月，後書其十月，文甚明白，爲秦改復夏正之證。」然再校之白起傳：「四十九年正月，陵攻邯鄲少利，秦益發兵佐陵，又使王齕代陵將。八九月圍邯鄲不能拔，彌起武安君，武安君稱病篤。於是免武安君爲士伍，遷之陰密。」自正月以下歷八九月而武安君以罪免，適爲五十年之十月，則其時秦仍以十月爲歲首甚明。正月後八九月，即九月，及明年之首十月也。白起傳又云：「居三月，諸侯攻秦軍急，秦王乃使人遺白起，不得留咸陽中，又使者賜之劍，自殺。」十月罪免，居三月賜死，正合本紀十

二月武安君有罪死之文。而起傳又云：以秦昭王五十年「十一月」死，知是「十二月」字譌。據此推之，秦紀「四十九年其十月將軍張唐攻魏」一語必亦字誤，而張氏遽謂秦以其年復用夏正，是亦考之未詳也。

綜上四君，秦本紀、秦始皇本紀及年表所記年數之差，皆可以不踰年而改元之一例爲說。而史文及注，亦頗有譌字。至悼公一君，年表秦紀皆作十四年，而秦始皇本紀作十五年，與下四例不符。下四例皆年表與秦本紀同，與秦本紀異，此例獨反之，知不可以一例論矣。亦無說以處，則當爲始皇本紀之字譌也。

凡上所論，足證史公博采，所據異本，未經論定，以歸一是，遂若相矛盾，而其實史固不誤。後來注家，未能爲之發明，又間以傳鈔之誤，紛亂乃不可理。梁氏志疑僅以「篆隸遞變，簡素屢更，傳寫乖謬」之一事說之，固未當於情實也。

又按秦本紀「始皇帝五十一年而崩」，杭世駿考證云：「始皇十三年而立，立三十七年而崩，當得四十九年。」夫杭氏既辨集解正義得失，而云當以踰年改元計者爲是，則始皇十三年而立，踰年十四歲改稱元年，至三十七年固得五十年，非四十九年也。同屬一人之考證，又考證同一之事，先後一卷書之隔耳，乃其是非相乖已如此。然則史文記載年數之多誤，又不盡於傳寫之乖誤，與夫所以爲計之不同，而人之不能盡其心，以輕心掉之，忽而多誤，又其一因矣。輾轉之忽，誤乃益滋。如亡羊於歧途，歧之中又有其歧焉，而乃至於不反。此又後人考年之一難也。

古人云：「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此言夫毫釐之不可忽也。又云：「寸寸而量之，至丈必

差，銖銖而較之，至兩必失。」此言夫銖寸之不可泥也。考年之事，將爲毫釐之不可忽乎？抑將爲寸寸之不可較乎？曰：善用之則皆是也，不善用之則皆非也。夫古人之年，運而往矣。後之論者，曰孔子生於魯襄公二十一年某月某日。曰非也，孔子生襄公二十二年某月某日。其爭歷二千年而不可解。甲曰孔子年七十二，乙曰孔子年七十三，其爭歷二千年不能決。此何爲者？故謂孔子年七十二與七十三，必有一失，否則俱失之，不能俱得也。然而今人之智力，無以大踰乎昔之人，則孔子之年，終不可定，將以後息者爲勝。謂生魯襄公二十二年可也，謂生魯襄公二十一年亦無不可也。孔子或壽七十二，或壽七十三，孔子則既死矣，一歲之壽，於孔子何與？於後世亦何與？於考孔子之年者又無與也。何者？自一歲之爭以外，他無可以異同也。此丈量既得，不必較之以寸之說也。非固不可較，不能較而必爲之較焉，非闕疑之道，又且自陷於愚誣之嫌也。史公曰：「墨子與孔子同時，或曰在其後。」同時之與在其後，相差則既遠矣。其傳老子曰：「蓋老子百有六十餘歲，或言二百餘歲。」百六十之與二百，相異則既甚矣。今之學者，爲古人考年，率好爲辜較之辭，曰某生至早在某歲，某卒至晚在某年。然而有不可者。以某生至早之歲，上承某卒至晚之年，父子祖孫可以爲友矣。今易其辭，曰某生至晚在某歲，某卒至早在某年，以某卒至早之年，下接某生至晚之歲，則友可以爲父子祖孫矣。此又毫釐之辨之不可以不謹也。其實非毫

釐也。考年者不精審熟察，不能確據史實，約略以推之，強古人以就我，則宜其有千里之差矣。

或曰：古人之年，運而往矣，九原不可作，則凡所以考古人之生卒行事者，將惟書冊是徵。

而先秦古籍，傳者亦渺矣。記事莫備於史記。史記既多誤，而所載尤以諸子爲略，名姓不一見者多有之，詳者惟孔老孟荀，然而孔子世家之繆繆而疊繆，與夫老子之儼恍而難憑，孟荀之闕略而不備，則既盡人疑之矣。子將較毫釐，衡銖寸，重定古人之年，則何藉以考於古？又何術以信於後耶？曰：此難矣，而實非難也。無方術以處之則難，有方術以處之則易。君不知夫樹木之有年輪乎？橫截一樹，而數其輪，可以得其年，不必尋其樹之始植者而證之也。此毫釐可謹之說也。又不知夫地層之有化石乎？推而論之，可以識萬紀以前之地史，不必有文字之記載也。此丈石可量之說也。自孔子以往迄於秦，雖史文茫昧，地層之化石，樹木之年輪，尙多有之。有可以得其生卒之年壽者，有可以推其交游出處之情節者。片言隻字，冥心眇慮，曲證旁推，卽地層之化石也，卽樹木之年輪也。曰：何以信？曰：信於四達而無悞，一貫而可通。

夫人之用心，患其思慮之不精，又患其考證之不廣。先秦遺文，六國之際，於今可考者，可以縷指而計之，程年以盡之。考證之不廣，非難也。然後謹記其異同，推排其得失，次其先後，定其從違，必有當者，可以確指，則用心之不精，又非患也。然而自古迄今，六國之年既多誤，

諸子事蹟尤不備。塵晦而不彰，霾翳而莫明，猶有待於今日之推尋者，則何歟？曰：此非古人之知不及此，亦其時則不至此也。古人不知考年之可重，則亦無怪於其用心之不精，求證之不廣矣。夫史記之誤易見，捨史記而求是則難尋。紀年之佚文，散見於集解索隱諸家之注，以及水經注諸書者，其與史記異同，一一可按。然碎文單辭，知其異於史者，無以定其是。而史之異於紀年者，亦無以定其非。今六國表及諸世家，記事明備，一按可得。紀年遺佚散亂，荒晦難尋。學者既不以考年爲重，好易惡難，習常疑怪，則亦誰爲考覈詳定其是非者耶？夫判兩家之異同，貴乎參伍以爲驗。求定紀年史記之得失，不得不參伍以驗之於諸子。而昔人治史，往往不信諸子。掩目捕雀，宜其無得。是用心之不精，考證之不廣，所以爲論年之難，而其端在夫不知論年考世之重。此乃時緣之未至，非聰明智力之不逮也。

且有非考年之事，而爲考年之所待以成者二端焉：曰擄逸，曰辨僞。夫事之不詳，何論其年？故考年者必先尋實事。實事有證，而其年自定，此易知之說也。爲諸子考年者，當先定六國表，而後有所依據，固也。其次莫大於爲諸子擄逸。何言乎爲諸子擄逸也？史記惟孔子有世家，孔子弟子及老莊申韓孫吳孟荀有列傳，其他則闕。墨子則曰「宋之大夫，善守禦，爲節用，或曰並孔子時，或曰在其後」，得二十許字。許行陳仲惠施魏牟之徒無其名者不可勝計。其略既如

此，而略之中復有其不可信者焉。然而其旁見於他書者，雖片鱗一爪，可以推尋而得其大體者至多也。昔人治史，率不信諸子。夫諸子托古，其言黃帝羲農，則信可疑矣。至於管仲晏嬰相問答，莊周魯哀相唯諾，寓言無實，亦有然者。至其述當世之事，記近古之變，目所覩，身所歷，無意於托古，無取於寓言。率口而出，隨心而道，片言隻語，轉多可珍。故吳起有涇水之戰，此韓非劉向之文也，而史記無其事。余拾其墜，以定吳起仕魏之年。公孫龍有空雒之對，此不韋春秋之說也，而戰國無其地。余訂其譌，以證公孫來趙之歲。荀卿之見燕噲，韓非言之。兒說之事宋王，呂覽記之。余循之爲推，可以說名家之傳，可以次孟荀之世。考莊列魏牟公孫龍，發中山之秘史。據荀韓楚莊王莊蹻，定巴滇之逸乘。其他如以呂覽許犯證孟子許行之師承，采韓非田仲補孟子陳仲之論議。推季梁以定楊朱之生卒，傳匡章以闡孟軻之遊踪，本呂覽白圭惠施應對，定兩人在梁之先後，據鹽鐵論論儒，證稷下諸賢之聚散。卽以諸子之書，還考諸子之事。爲之羅往跡，推年歲，參伍以求，錯綜以觀，萬縷千緒，絲絲入扣，朗若列眉，斟可尋指。夫而後滯者決而散者綜，紛者理而闡者覩。先秦學人往事，猶可考見，無病乎史文之逸失也。

何言乎爲諸子辨僞也？夫諸子往跡之事，雖散見於諸子之書，然而多有其誤者焉，又多有其僞者焉。僞誤之不辨，而摭摭諸子之遺聞佚記以騁博而馳說，是治亂絲而益棼也。蓋嘗論之：有

僞其人者，有僞其世者，有僞其年者，有僞其事者，有僞其地者，有僞其書者，有僞其說者，有僞之於多方者。僞之途不一端，非一一而辨之，則不足以考其年。將一一而辨之，則辨僞之事無竟，而考年之書不可作。此固考年之事之所待以成也。何言乎僞其人？吳有孫武子，僞其人也。何言乎僞其世？尉繚見梁惠王，僞其世也。何言乎僞其年？孟子遊梁，當惠王之三十五年，此僞其年也。何言乎僞其事？孔子與南宮敬叔適周問禮於老子，此僞其事也。何言乎僞其地？孔子畏匡，公孫龍對空雒，此僞其地也。何言乎僞其書？列禦寇有列子，子思有中庸，此僞其書也。何言乎僞其說？孔子老而繫易，孔門六經有傳統，此僞其說也。何言乎僞之於多方？凡僞其人者，必僞其事焉，僞其時焉，僞其書焉，僞其說焉，而後可以掩其人之僞。僞其事，僞其時，僞其書，僞其說者，亦然。非僞之於多方，則其僞不立。諸子之僞不勝辨，其不能盡著於篇者，將別爲書以發之，此不能備也。

夫言有定於此而後可以見於彼者，亦有定於彼，而後可以見於此者，此相與爲功，有待而成之說也。爲諸子考年者，有待於摭逸，爲諸子摭逸者，又有待於辨僞。然而辨僞摭逸之功，亦有待於考年焉。夫必易繫決非孔子作，而後孔子無繫易之年之辨可定。夫必孔子無繫易之年，而後無商瞿傳易之人之辨可定。夫必無商瞿傳易之人，而後孔門無六經傳統之說之辨可定。反而言

之，以六經傳統之可疑，而疑及於商瞿之傳易。以商瞿傳易之可疑，而疑及於孔子之繫易焉。其事如循環之無端也。夫孔子繫易之年，與夫商瞿之年，以及夫經師先後授受之年，則信可疑矣。然則商瞿梁鱣年長無子之逸記可以減，繫辭十傳之爲僞書可以定。此又考年之功之有裨於摭逸辨僞者也。

且摭逸辨僞考年之相待以有成，其事有不盡於此者。蓋事有非逸，而無異於已逸。語有不僞，而有甚於本僞。則以考年之未精，遂相率以俱譌。及其既譌，遂轉以爲考年之障者有之矣。請據孟子以爲說。夫孟子七篇，盡人所誦，歷二千年，至精至熟也。其事則非逸也。其語亦非僞也。考孟子之年者，非不之及也。然而爲孟子考年者，類以史記繩孟子，而不知史年之有誤。卽有本孟子疑史年者，亦不能定史年之眞是也。然後孟書之非逸者，無異於逸。孟書之不僞者，轉致於僞。人異其說，而皆無當於是焉。余以紀年校史記，知齊梁世系之誤，重定齊威宣梁惠襄之先後。而後知孟子初遊齊，當齊威王時，遊梁，見惠王襄王，返齊，見宣王。以此求之，則匡章不孝，孟子與遊之事，情節復顯。余又以史記魯世家與六國表互覈，知魯表之誤，而世家之可信，重定魯平之元。以此求之，然後樂克進辭，臧倉沮見之事，理勢乃符。凡此皆學人之所研慮，先儒之所極論，縱橫反覆，紛紜莫定，一朝發難，雲破天朗。其事則同，而所以說其事者不同。此

非摭逸也，而有似於摭逸。非辨僞也，而有類乎辨僞。蓋亦與考年之功相待以有成者也。

且夫後世之積譌襲非，有足爲考年繫世之障者，又豈僅於時君世系之錯亂，諸子往迹之晦沉而已耶？蓋自劉班著錄，判爲九流，平章學術，分別淵源，其說相沿，亦幾二千載於茲矣。習非成是，積信爲主，則亦莫之疑而難以辨也。曰百家原於道，則老聃之年無以破。曰申韓本於老，則吳起李克之統無以立。不知農之原於墨，則我許行卽許犯之說不足信。不知法之導於儒，則我商鞅本魏學，李韓乃荀術之論不能成。非破碎陳說，融會以求，則我魏文西河齊威宣稷下諸賢之考皆無以通其意。吾嘗沉沉以思，昧昧以求，潛精於諸子之故籍，遊神於百家之散記，而深疑夫舊說之有誤，而習見之不可以爲定也。積疑有年，一朝開豁，而後知先秦學術，惟儒墨兩派。墨啟於儒，儒原於故史。其他諸家，皆從儒墨生。要而言之，法原於儒，而道啟於墨。農家爲墨道作介，陰陽爲儒道通囿。名家乃墨之支裔，小說又名之別派。而諸家之學，交互融洽，又莫不有其旁通，有其曲達。分家而尋，不如別世而觀。尋宗爲說，不如分區爲論。反覆顛倒，縱橫雜出，皆有以通其源流，得其旨趣，萬變紛紜而不失其宗。然後反以求之先秦之史實，並世學者師友交游之淵源，與夫帝王賢豪號召羅致之盛衰興替，而風會之變，潮流之趨，如合符節，如對契印。證之實者有以融之虛，丈而量者重以寸而比，乃然後自信吾說而確乎其不自惑也。夫爲辨有破有

立，破人有餘，立己不足，此非能破之勝也。夫爲學有積有統，積說多端，整統未建，此非能積之優也。余之此書，定列國之世系，考諸子之生卒，事有甚碎，辨有甚僻，蓋考據之幽微，爲學者之畏途，有使人讀而生厭，不終卷而廢者。然而陳說未破，則己旨不立，積緒無多，則整統不富，徬徨瞻顧，雖曰未能，竊有志於是焉。

嘗試論之，晚周先秦之際，三家分晉，田氏篡齊，爲一變。徐州相王，五國繼之，爲再變。齊秦分帝，逮乎一統，爲三變。此言夫其世局也。學術之盛衰，不能不歸於時君世主之提抑。魏文西河爲一起，轉而之於齊威宣稷下爲再起，散而之於秦趙，平原養賢，不韋招客爲三起。此言夫其學風也。書分四卷，首卷盡於孔門，相宰之祿，懸爲士志，故史之記，流爲儒業，則先秦學術之萌茁期也。次卷當三家分晉，田氏篡齊，起墨子、終吳起。儒墨已分，九流未判，養士之風初開，游談之習日起，魏文一朝主其樞紐，此先秦學術之醞釀期也。三卷起商君入秦，迄屈子沉湘。大梁之霸蝕方熄，海濱之文運踵起。學者盛於齊魏，祿勢握於游仕。於是有白圭惠施之相業，有淳于田駢之優遊，有孟軻宋鈎之歷駕，有張儀犀首之縱橫，有許陳之抗節，有莊周之高隱，風發雲湧，得時而駕，乃先秦學術之磅礴也。四卷始春申平原，迄不韋韓李。稷下既散，公子養客，時君之祿，入於卿相之手，中原之化，遍於遠裔之邦。趙秦崛起，楚燕扶翼。然而爛漫

之餘，漸歸老謝，紛披已甚，主於斬伐。荀卿爲之倡，韓非爲之應。在野有老聃之書，在朝有李斯之政。而鄒衍之韻頌，呂韋之收攬，皆有汗漫兼容之勢，森羅並蓄之象，然猶不敵夫老荀非斯之嚴毅而肅殺。此亦時運之爲之，則先秦學術之歸宿期也。四卷之書，因事名題，因題成篇，自爲起訖，各明一意。遂若破人多，而立已少，積緒繁，而統綜絀。此則體勢所限，有不獲已。至於發揮引伸，極論學術，將有俟於通論，非此之得詳矣。

且著書成學，不徒有其外緣，而又不能不自止於限極焉。吾書之成，其爲之緣者則既論之矣。至於其限極，亦有可得而略陳者。蓋首卷考訂孔子行事，前賢論者已詳，折衷取捨，擇善而從，其爲已說者最渺。至於次卷，墨子吳起之世，史文荒失。於此不理，則荆棘未斬，取途無從。而欲加關治，又徒手空指，利斧難覓。墓路藍縷，艱苦惟倍。凡所論列，雖已疎闊，而史料既減，文獻不足，則亦無以爲增。至於三卷，如理亂絲，異說紛呈，諸端並列，條貫則難，尋證則富。四卷諸篇，以當時諸子著書，往跡頗詳，親歷轉略。秦廷焚坑，學術中絕。而汲冢紀年亦盡於魏襄王，以下惟有史記，無可互勘。如春申不韋之死，荀卿之老，鄒衍之遊，皆有可疑，無以詳說。其他亦幽晦。較之墨翟吳起之世則顯，較之惠施孟軻之世則略。此亦史料所限，無可爲力者也。若夫見聞之未周，思慮之未詳，智慧之所不至，功力之所未盡，進而教之，期乎方聞君子。

先秦諸子繫年考辨

卷一

一 孔子生年考

孔子生年，聚訟二千年矣。春秋公羊穀梁二傳，皆謂魯襄公二十一年孔子生，司馬遷史記，

謂襄公二十二年孔子生。依前說者，賈逵左氏解詁服虔左氏傳邊韶老子銘何休公羊解詁楊士勛穀梁疏王欽若冊府元龜

劉恕通鑑外紀胡安國春秋傳洪興祖闕里系譜黃震黃氏日鈔馬端臨文獻通考宋濂宋學士集胡廣四書大全王圻續文獻通考崔述洙泗考信錄錢

曾讀書敏求記江永鄉黨圖考，孔子年譜，及羣經補義李鏊尚史孔繼汾闕里文獻考錢大昕養新錄，及三史拾遺李惇羣經識小孫志祖讀書脞錄蔡孔圻孔子年譜

狄子奇孔子編年諸人。依後說者，杜預左傳注陸德明左氏音義蘇轍古史劉安世元城語錄袁樞通鑑紀事本末孔傳東家雜記鄭樵

通志朱熹論語序呂祖謙大事記葉大慶考古質疑羅泌路史餘論孔元措祖庭廣記金履祥通鑑前編薛應旂四書人物考鄧元錫函史彭大

翼山堂肆考夏洪基孔子年譜呂元善聖門志黃宗羲南雷文約萬斯大禮記偶箋馬驥釋史孔子年譜閻若璩潛邱劄記齊召南帝王表梁

玉繩古今人表考陳宏謀四書考輯要鄭環孔子年譜約成蓉鏡經義駢枝孔廣牧先聖生卒年月考諸人詳見孔廣牧先聖生卒年月考韓非有

言：「鄭人有相與爭年者，一人曰，吾與堯同年，其一人曰，吾與黃帝之兄同年，訟此而不決，

以後息者為勝耳。」外儲說左上若孔子生年，殆亦將以後息者為勝。余茲姑取後說，近人俞樾劉師培從前說最近崔適史記探源從

後說至於詳考確論，不徒不可能，抑且無所用。今謂孔子生前一年或後一年，此僅屬孔子私人之

年壽，與世運之升降，史跡之轉換，人物之進退，學術之流變，無足重輕如毫髮。而後人於此，

月之日之，考論不厭其詳。而他學者，如老莊，如楊墨，則人之有無，世之先後，年之夭壽，茫

不加察，晦淪終古，是烏足當知人論世之實哉？今所考論，一以確有援據而有關大體者為斷。至

於細節，則略勿致辨，以避勞而且拙之譏。

二 孔子為委吏乘田考

孟子曰：「孔子嘗為委吏矣，曰會計當而已矣；嘗為乘田矣，曰牛羊茁壯長而已矣。」史記

孔子世家作：「嘗爲季氏史，料量平，嘗爲司職吏，畜息蕃。」司職者，毛大可四書改錯云：「周禮牛人有職人，主芻豢者。職通作機，杙也，所以繫牛。又名乘田者，以公牛芻豢，皆甸田中事也。」古乘與甸通。季氏史，索隱云：「有本作委吏。」趙岐曰：「委吏，主委積倉庫之吏。」崔述洙四考信錄云：「委季吏史四字相似故誤，後人又妄加氏字耳。闕里志年譜云：二十歲爲委吏，二十一歲爲乘田吏，殊無明據。大抵在鄉子來魯之先，否則不能自通於國君也。」今按：舊說定孔子始仕年二十者，由索隱引家語孔子年十九娶於宋之開官氏，一歲而生伯魚。伯魚之生，魯昭公以鯉魚賜。始仕通贊，君賜及之，故疑在是年。若以非此則不能自通於國君爲說，而賜魚之說非虛，則崔意與舊說，其可信之程度正相類耳。左傳昭公十七年鄉子來，時孔子年二十七。孔子仕定在此前，則似可信。

三 孟懿子南宮敬叔學禮孔子考 附南宮敬叔南容非一人辨

世家：「孔子年十七，孟釐子卒，懿子及南宮敬叔往學禮焉。」崔述云：「春秋傳此文在昭公七年，按今史記魯楚兩世家及年表，並誤在昭公八年。由襄公二十二年遞推之，則孔子至是當年十七。然孟僖子之卒，實

在昭公二十四年。傳但因七年孟僖子至自楚，病不能相禮，而終言其事。世家以爲本年之事，誤矣。懿子敬叔生於昭公之十一年，杜注云：「當七年時，二子固猶未生，安得有學禮之事？闕里志年譜亦載此事於十七歲，則作年譜者，但採史記諸子之文，綴輯成書，而初非有所傳也明矣。」學者乃以年譜爲據，何其不思之甚也？梁玉繩史記志疑亦云：「此是史公疎處。索隱古史竝糾其誤。」今按：是年孔子實三十四歲也。又考左傳昭公二十年，「衛齊豹殺孟縶，宗魯死之。琴張將往弔，仲尼曰：『齊豹之盜，而孟縶之賊，女何弔焉？』」時孔子年三十，琴張蓋已從遊。孔子自稱三十而立，其收徒設教，或者亦始於是時耶？

又按王世懋曰：「史記孔子弟子傳，南宮适字子容，而述論語兩條以實之，初未言孟僖子之子，孟懿子之兄也。而索隱注遽云：是孟僖子之子仲孫閱，論語注遽云：諡敬叔，孟懿子之兄。适見家語，一名縉，已有二名，左傳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索隱又云仲孫閱，是又二名，豈有一人而四名者乎？孔子在魯，族姓頗微，敬叔公族元士，從孔子時定已娶矣，孔子豈得以兄子妻之。禮記，敬叔載寶而朝，孔子曰：『喪不如速貧之爲愈也。』若而人，豈能抑權力而伸有德，謹言語而不廢於有道之邦耶？」閻百詩曰：「南容名适，一名縉，與敬叔名說，載寶而朝者，當是二人。」

四 孔子與南宮敬叔適周問禮老子辨

閻若璩四書釋地續云：「孔子世家載適周問禮於老子，在昭公之二十年，而孔子年三十。」莊子云：「孔子年五十一，南見老聃，是爲定公九年。」水經注云：「孔子年十七適周，是爲昭公七年。」索隱謂：「孟僖子卒，南宮敬叔始事孔子，實敬叔言於魯君，而得適周，則又爲昭公之二十四年。」是四說者宜何從？余曰：其昭公二十四年乎？蓋曾子問孔子曰：「昔者吾從老聃助葬於巷黨，及塋，日有食之。」惟昭公二十四年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恰入食限，此即孔子從老聃問禮時也。他若昭二十年，定九年，皆不日食。昭七年，雖日食，亦恰入食限，而敬叔尙未從孔子遊，何由適周？」馮景解春集駁之曰：「春秋昭公世凡七日食，不止二十四年。且二十四年二月，僖子卒，五月日食，則此時僖子甫葬，敬叔方在虞祭卒哭之時，焉能與孔子適周？」毛奇齡毛氏經問十二駁閻說同。梁氏志疑云：「敬叔生於昭十一年。當昭七年，孔子年十七時，不但敬叔未從遊，且未生也。若昭二十四年，孔子三十四時，不但僖子方卒，敬叔未能出門從師。且生才十四歲，恐亦未見於君，未能至周。而明年昭公即孫於齊，安所得魯君請之？此皆當缺疑之事。必欲

求其年，則莊子五十一之說，庶幾近之。」今按：孔子適周問禮於老聃，其事不見於論語。孟子·史記所載，蓋襲自莊子。而莊子寓言十九，固不可信。後人必信爲眞者，徒以有曾子問從老聃助葬日食諸語爲之旁證故也。然其事若斷爲在定公之九年，其年既無日食，則曾子問所載爲虛。而孔子適周之事，益見其不足信矣。閻氏所舉四說，云史記載適周在昭公之二十年者。史記特敘孔子適周事於昭七年後，二十年前，含混其辭，未嘗實指爲在昭二十年也。此自是閻說之誤。水經注按此引皇甫謐高士傳。十七適周之語，特以史載孟僖子之死在孔子十七年下，遂從而爲之說，錯謬益不可信。

昭公二十四年之說，既具如諸家之駁。且索隱但解僖子之死與使其子學禮在二十四年，亦何曾謂二十四年適周問禮。此皆由誤讀古書而來。毛氏經問辨此頗詳。至莊子五十一之說，則又與禮記相舛。何說

而必以莊子之寓言十九者爲可信？鄭環孔子世家考謂：「定公九年，孔子爲中都宰，無籍敬叔之請車，而亦無暇適周矣。」是五十一之說，又難憑也。即諸說之自相矛盾，亦足見其事之非信史矣。孔廣森經學卮言又定孔子適周在定公之三年，其說曰：「子在周時，家語有劉文公論聖人之語。定公四年，文公即卒。元二兩年，未沒昭公之喪，訪樂萇宏，又非攸宜。前後推校，則適周其在定之三年歟？」然家語爲王肅偽書，其言非可徵信。則定公三年之說，亦復非也。林春溥孔子世家補訂亦疑劉文公以定四年卒，則適周當在定二年。然又以與莊子衝突，疑孔叢僞託非實。良以孔叢家語，其可信之價值，尤在莊子下也。

且孔子適周見老聃問禮一事，又不徒其年歲之無考而已也。汪中老子考異曾列舉三疑，謂：

「老子言行，今見於曾子問者凡四，是孔子之所從學者可信也。夫助葬而遇日食，然且以見星爲

嫌，止柩以聽變，其謹於禮也如是。至其書，則曰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下殤之葬，稱引周召史佚，其尊信前哲也如是。而其書，則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彼此乖違甚矣。故鄭玄注謂古壽考之稱，黃東發曰鈔亦疑之，而皆無以輔其說。其疑一也。本傳云：老子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又云：周守藏室之史也。按周室既東，辛有入晉左傳昭二十一年，司馬適秦，太史公自序，史角在魯。呂氏春秋營染篇

王官之族，或流播於四方。列國之產，惟晉悼嘗仕於周，其他固無聞焉。況楚之於周，聲教中阻，又非魯鄭之比。且古之典籍舊聞，惟在瞽史，其人並世官宿業，羈旅無所置其身。其疑二也。本傳又云：老子隱君子也。身為王官，不可謂隱。其疑三也。今按：汪氏疑楚人隱者不為周史，是也。顧余謂戴記出於晚世，其語亦何可信？論語孔子言禮，皆關君臣名分，國政大體，絕不拘牽小節。曾子亦云：「俎豆之事，則有司存。」與曾子問所記四事皆不類。則不徒史傳可疑，即戴記亦虛造。蓋出後世小儒，轉襲孔子問禮老聃之語而假托其事。汪氏必謂孔子之所從學可信，亦非也。論語述而篇竊比於我老彭，包注：「老彭，殷大夫，好述古事。」集註本之。王弼則云：「老，老聃，彭，彭祖。」何義門曰：「老聃之生在彭後，不應反居其上。」翟晴江曰：「大戴禮孔子云，昔商老彭及仲虺，政之教大夫，官之教士，技之教庶人，此最足明聖人竊比之意。孫奕讀彭為旁，旁側也，謂欲自比於老子之側，蓋謙也。強生異端，穿鑿無理。」崔東壁亦云：「論語不載老子。」（互見考辨第七二）推此言之，則戴記之不可信益顯。

抑余猶有辨者：莊子云：「孔子南之沛，見老聃」，則固非適周。後人混而論之，亦非也。

南榮趯見老子，亦南行七日七夜而至。則莊子書中之老子，固一南方之隱者。惟天道篇謂「孔子

西藏書於周室，見老聃，繙十二經以說，此則漢人之語。何者？藏書乃秦人焚書以後乃有此想。姚鼐云：「謂聖人知有秦火而預藏之，所謂藏之名山。」十二經乃六經六緯，皆非戰國時所有。則明非莊子時書。莊子書中捨

此固不見老聃居周爲守藏室之史也。且本篇又云老聃免而歸居，則孔子雖欲西至周，而仍見老聃於沛耳。寓言篇云：「陽子居南之沛，老聃西遊於秦，邀於郊，至於梁而遇老子」，此已言老聃適秦。然謂逕自沛往，非以周史官隱也。養生主云：「老聃死，秦佚弔之」，則亦未嘗謂其出關而隱，莫知所終矣。史公老子傳雖本莊子，已遠非莊子原書之本相。此必史公旁採他書，混爲一談，竊恐老子爲周守藏室之說或猶出莊子之後也。凡言孔子師老聃，似皆出莊子後。墨子所染與呂覽當染大體相出，故尚未知有孔子師老聃。然呂覽有孔子學於老聃語，墨子所染無之。疑所染較先荀子韓非則亦屢言及老聃矣。

又按春秋左氏傳序正義引沈氏云：「嚴氏春秋引家語觀周篇云：孔子將修春秋，與左邱明

乘，如周，觀書於周史，歸而修春秋之經，邱明爲之傳，共相表裏。」所引與今家語觀周篇文不

同。臧琳經義雜記謂此乃真家語文。劉逢祿左氏春秋考證辨之云：「嚴彭祖公羊經師，妄語，何也？或章帝令賈逵白選嚴顏高才生二十人，教以左氏，祿利之途使然。」賈逵亦在王肅偽造家語前。劉氏必謂此說尙出肅後，則無證。是漢時家語自有此說。

然則初本謂孔子適周，乃爲修春秋而觀書，與左邱明偕。其信否且勿論，而一事兩傳，遂謂

孔子與南宮敬叔往見老子也。此猶如莊周本謂孔子問道於老聃，而後人又以爲問禮矣。韓詩外傳三說苑敬慎皆謂孔子適周，於太廟

見欽器，而荀子有坐及淮南子均謂在魯桓公之廟。足徵傳說遞變，初不謂其適周者，寢假而遂以

爲適周。初不謂其見老子，寢假亦遂以爲見老子也。

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序：「孔子明王道，干七十餘君，莫能用，故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與於魯而次春秋。」此亦謂孔子如周爲修春秋，然未言在何年。林春溥孔子世家補訂乃謂：「春秋哀公十四年五月庚申朔，日有食之，蓋孔子是年復適周。曾子問從老聃助葬，應在此時。」不悟魯哀十四年，西狩獲麟，乃孔子春秋絕筆之歲，未必孔子是年始有志作春秋，乃往觀書於周室。且是年六月，陳恆弑其君，孔子三日齋而請伐齊。時孔子已年老，豈四月五月至周，六月返魯，爲此道路之僕僕耶？春秋說：「哀十四年春，西狩獲麟，得端門之命，作春秋。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九月經立。」此謂孔子使子夏等求得百二十國寶書，乃至成春秋，先後不逾六月，說固難信。然亦不謂孔子身至周。且縱謂孔子適周，彼其時已德尊道成，豈猶瑣瑣問日食小節於老聃。林氏強爲比附，何也？

世家又云：「南宮敬叔言於魯君，請與孔子適周，魯君與之一車兩馬一豎子。」崔述云：「敬叔豈無車馬豎子者，而必待魯君之與之？」今按說苑雜言篇：「孔子曰：自季孫之賜我千鍾而友益親，自南宮敬叔之乘我車也而道加行。」此亦傳說，敬叔少孔子二十餘歲，未必前卒，孔子何乃稱其諡？此即可疑。而較近理。蓋孔門弟子多出微賤，惟敬叔最爲貴族。故有乘我車而道加行之說。及其傳而益遠，遂謂敬叔請於君，與之車馬而適周矣。凡此皆足以見孔子適周見老子之爲傳說，非信史。

故孔子見老聃問禮，不徒其年難定，抑且其地無據，其人無徵，其事不信。至其書五千言，

亦斷非春秋時書，此當別詳，茲不具。

五 孔子適齊考

左傳昭公二十五年，公伐季氏，不克，奔齊，魯亂。世家繫孔子適齊於是年亂後，是也。時孔子年三十五。世家又記昭公二十年，齊景公與晏嬰適魯，與孔子問答。齊世家云：「獵魯郊，因入魯，與晏嬰俱問魯禮。」年表亦同。江永鄉黨圖考辨之云：「左傳昭二十年，齊侯疥，遂店，期而不瘳。十二月，疾瘳，而田沛。何嘗有適魯之事？豈齊侯來而春秋不書乎？」崔述洙泗考信錄亦同此說。梁玉繩史記志疑謂爲六國時人偽造，史公妄取入史，而所以爲此說者，因是年齊侯田於沛也。今按：世家載孔子秦繆之對，以王霸分說，誠爲戰國時人語。春秋時無言王天下者。江氏諸人之辨良是。殆以孔子奔齊，臆想其預與景公晏子相識，遂誤會於田沛之事而爲此說耳。章太炎春秋左傳讀卷四云：「知獵後入魯問禮者，案下文云，齊侯至自田，傳采拾列國之史而成，凡行於國內，史不書至，惟入魯故書至。傳卽承舊史而書之可知也。觀虞人之對，歷陳田禮，蓋景公感此而問禮矣。史公說當得之鈔撮虞氏春秋等書。」今按：謂傳采拾列國之史，甯有記虞人之對，而略其入魯問禮之理？若曰行國內不書至，僖四年晉獻公田，六日，公至，定亦出國者耶？章說殊牽強。左傳自有虞人陳田禮，及仲尼曰守道不如守官之語，故後人誤以爲景公入魯問禮遇孔子矣。世家又稱孔子適齊，爲高昭子家臣，欲以通乎景公。志疑引景吏部曰：「欲通齊景，不恥家臣，孔子而

如是乎？且據史所說，孔子三十歲時，景公與晏嬰適魯，既有秦繆之對，而景公悅矣，至此又何必自辱爲家臣以求通也？」今按：孔子先見景公，自不必爲家臣以求通，史說矛盾固矣。然梁氏既疑魯昭二十年景公未嘗入魯，又引此以駁孔子爲家臣，則亦進退失據。崔述亦疑孔子無爲家臣事。然孔子弟子爲家臣者多矣，孔子不之禁，則孔子不恥爲家臣也。且委吏乘田，獨非家臣乎？此等俱難詳考，不得輒以「孔子而如是乎」之說爲定。如晏子沮孔子，其語本墨子非儒，固不足信。（參閱孫詒讓墨子閒詁）。然必謂晏子必不沮孔子，則同一無據，猶如謂孔子必不爲家臣也。

〔附〕 晏嬰卒年考

史記齊世家景公四十八年，晏子卒。今按：左傳記晏子言行，止於魯昭二十六年，即齊景之三十二年也。晏子春秋外篇第八，晏子沒十有七年，景公飲諸大夫酒，其文又見於劉向之說苑。其說若可信，景公五十八年薨，晏子沒，至遲當在景公四十二年前。晏子曾歷事靈莊景三公，莊公被弑，晏子立於崔氏之門外，人謂崔子必殺之，崔子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古人四十強而仕，其時晏子名德已高，當近四十，則其壽殆踰八十，故有相景公老而辭邑之說也。左襄十七年

晏桓子卒，晏嬰癯縗斬，苴經帶杖菅屨，食粥，居倚廬，寢苦枕草，其老曰非大夫之禮也。曰：唯卿爲大夫。是其時晏子已居大夫之位。自此下距崔杼弑君尙又八年，其時晏子當已過三十。以此推之，孔子適齊，晏子年逾七十矣。齊侯田於沛之年，晏子亦當六十五六，而孔子正三十耳，此亦可證是年景公晏子適魯與孔子問答之不可信。至晏子言行，大率見於左傳者最爲得實，今傳晏子春秋有明襲左氏者，亦有襲取之孟子者，如吾欲觀於轉附朝舞之一章是也。其書晚出，多不可據。如謂仲尼之齊，見景公而不見晏子，子貢曰云云，不知子貢是時尚未及孔門。又有晏子使魯，仲尼使子貢往觀，不知子貢之從孔子，晏子則已卒矣。至曰臣聞仲尼居處惰倦，廉隅不正，則季次原憲侍，氣鬱而疾，志意不通，則仲由卜商侍，德不盛，行不厚，則顏回騫雍侍，更不足辨。又謂仲尼相魯，景公患之，晏子對以勿憂，則孔子相夾谷，晏子已先卒矣。若謂晏子卽以是年卒，何以左傳於魯昭二十六以後，歷十六年之久，更不載晏子一言一事乎？證以晏子春秋沒十七年之明文，其爲不可信明矣。至後人謂晏子春秋出於墨家，觀其多載孔門事，知亦非是矣。

六 孔子自齊返魯考

孔子居齊年數，世家不詳。後人或謂七年，或謂一年。七年之說，歷聘紀年主之，狄子奇孔子編年辨之，云：「歷聘紀年蓋誤讀史記世家而云然。世家云：孔子遂行，反乎魯。孔子年四十二，魯昭公卒於乾侯。年四十二句，與下句連讀，非謂反魯時四十二歲也。」一年之說，江永鄉黨圖考主之，狄子奇和之。江氏之說曰：「昭二十七年，吳季札聘上國，反於齊，子死嬴博間，而夫子往觀葬，蓋自魯往觀，嬴博間近魯境也。然則在齊不過一年耳。」林春溥孔門師弟年表後說亦云：「嬴博在泰安縣境，距齊都遠，於曲阜爲近。夫子觀葬，蓋亦自齊歸魯，途中偶遇，未必特爲此行。則歸魯當在是年春可知。」又曰：「孔子於齊，接淅遂行，豈遲至八年之久？」此一年之說也。崔述則謂：「孔子歸魯，以理度之，當在定公既立之後。或至彼時去齊，或先去齊而復暫棲他國，迨定公立而後返魯，均未可知。」然考之世家云：「齊大夫欲害孔子，景公曰：吾老矣，弗能用也，孔子遂行，反乎魯。」則孔子之去齊，並不以定公立而欲歸魯也。亦不見去齊後有暫棲他國之事。且其時孔子未仕於魯，亦不必定公立而後可歸。崔氏之說，純出推想，未足信，今既他無可考，姑依江氏說。

七 孫武辨

史記孫吳列傳有孫武爲吳將兵。漢書藝文志有吳孫子兵法八十二篇，而本傳則稱十三篇。然其人與書，蓋皆出後人僞托。葉水心習學記言辨之云：「自周之盛，至春秋，凡將兵者，必預聞國政，未有特將於外者。六國時此制始改。吳雖蠻夷，而孫武爲大將，乃不爲命卿，而左氏無傳焉，可乎？故凡謂穰苴孫武者，皆辨士妄相標指，非事實。又書論將能而君不御，春秋時固無中御之患，戰國始有，而未甚。又云智將務食於敵，城濮之勝，晉入楚師，三日穀，邲之役，楚亦穀晉三日，然未有敵以爲食者。」全謝山鮎埼亭集又申其說云：「吳楚交兵，吳本勝，而用兵實無勝算。左氏內外傳紀吳事頗詳，絕不及孫武。卽越絕諸書，出於漢世，亦不甚及孫子。水心疑吳原未嘗有此人，而其事其書，皆縱橫家之所僞爲者，可以補七略之遺，破千古之惑。至若十三篇之言，自然出於知兵者之手。」姚姬傳惜抱軒集讀孫子亦有發明，云：「春秋大國用兵，不過數百乘，未有與師十萬者也。況在闔廬乎？田齊三晉，旣立爲侯，臣乃稱君曰主。主在春秋時，大夫稱也。是書所言，皆戰國事耳。其用兵法，乃秦人以虜使民法也。」章實齋與孫淵如觀察論

學十規，亦謂：「孫子書言與師十萬，出征千里，日費千金，不得操事者七十萬家。春秋用兵，未有至十萬者。且闔閭用兵，前後得失，亦與孫武書大相刺謬。」余讀孫子五校，首之以道，而後天地，此必自莊周後乃知有此。其曰：「鬪眾如鬪寡，形名是也」，形名之語，亦起戰國中晚。則孫子十三篇，洵非春秋時書。其人則自齊之孫臏而誤，詳考辨第八十五。

八 陽虎名字考

論語：「陽貨欲見孔子」，注：「陽貨，陽虎也，季氏家臣。」邢疏：「蓋名虎字貨。」孟子滕文公篇：「陽虎曰：爲富不仁矣，爲仁不富矣。」趙注：「陽虎，魯季氏家臣也。」又曰：「陽貨欲見孔子，而惡無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趙注：「陽貨，魯大夫也，孔子士也。」宋翔鳳論語說義云：「按趙意似以陽虎陽貨爲兩人。虎既囚季孫，專魯政，則升爲公臣，豈肯尙作季氏臣？故孟子有大夫士之說。注但望文生義，未必以爲兩人也。」崔述洙泗考信錄則謂「虎乃季氏家臣，雖專政，未嘗爲大夫，孟子豈得稱虎曰大夫，孔子豈得遂以大夫之禮尊虎？」因疑陽貨陽虎之固非一人焉。今按：趙注「陽貨，魯大夫也，孔子士也」，

專明禮大夫有賜於士云云之意，故不稱季氏家臣，而變文曰大夫，並不以為兩人。至家臣稱大夫，亦多其證。左昭七年，孟僖子將死，召其大夫曰云云，即家臣稱大夫也。閻氏四書釋地又續毛氏四書臆言論此頗詳。宋崔之說皆非。

宋氏又以陽虎謂即楊朱，其說尤怪。引鹽鐵論廣地篇：「楊子曰：爲富不仁，爲仁不富」，因謂：「西漢人稱陽虎爲楊子，陽楊古字通用，疑陽虎即楊朱。韓非外儲說左下篇曰：陽虎議曰：主賢明悉心以事之，不肖則飾姦以試之。逐於魯，疑於齊，走而之趙，趙簡主迎而相之。左右曰：虎善竊人國政，何故相也？簡主曰：陽虎務取之，我務守之，遂執術而御之。陽虎不敢爲非，以善事簡主。興主之強，幾至於霸。又曰：陽虎去齊走趙，簡主問曰：吾聞子善樹人。虎曰：臣居魯，樹三人，皆爲令尹。及虎抵罪於魯，皆搜索於虎也。臣居齊，薦三人，一人得近王，一人爲縣令，一人爲侯吏。及臣得罪，近王者不見臣，縣令者迎臣執縛，侯吏者追臣至境上，不及而止。虎不善樹人。虎善取，不善樹人，即孟子楊子取爲我之說也。言務取以爲己，若樹人則且爲己害。孟子韓非之所言，正是一家之說。仁者治人，其言爲富不仁，爲仁不富，富者務取，爲己者不爲仁，亦取爲我之說也。」宋氏之論如此，可謂荒誕不經之尤矣。務取之云者，即善竊人國之謂，與楊朱爲我，風馬牛不相及。不善樹人者，韓非下文明明自言之，曰：「夫樹相梨橘柚

者，食之則甘，樹枳棘者成而刺人，故君子慎所樹。」陽虎亦自悔其樹人之不善耳，豈謂凡樹人皆且爲己害哉？爲富之與爲我，其間相去，尤不可以道里計。宋氏比而同之，甚矣其不知學也！乃謂：「子居合言爲朱。虞書化居，化通貨，疑子居爲陽貨字。其爲虎，或爲貨，或爲朱，蓋變姓名如范蠡。」比附雖巧，彌縫雖密，要不足與議學術流變之大體矣。又以列子楊朱篇記楊朱言孔子受屈於季氏，見逐於陽虎，因謂：「虎在春秋時，蒙惡聲，故爲楊氏學者，諱言爲一人，故有此語」，此尤強說。宋氏敢爲奇論，無所忌憚，雖時有所得，而妄誕者特甚。其解述而一節，強附於老子，殆亦陽虎楊朱之類。要之不識學術之大體，而徒比附考論於小節，則尠有不失。宋氏特其顯者也。

九 孔子五十學易辨

論語「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此條解者，從來不一。易乾鑿度云：「孔子占易，得旅，息志停讀，五十，究作十翼。」田藝蘅留青日札云：「此言五十，卽乾鑿度之五十也。」是謂孔子以五十之年學易也。世家云：「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繫象，說卦，

文言。讀易，韋編三絕，曰：「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或云：「古五字如七，孔子晚而好易，故有是語」，是謂孔子以七十之年學易也。俞樾續論語駢枝云：「此當以加我數年爲一句，五十爲一句，以學易爲一句。五十二字，承加我數年而言，言或五或十也。」是亦取世家晚而喜易之說，而略變之也。今按：惠棟論語古義云：「魯論易爲亦，君子愛日以學，及時而成。五十而學，斯爲晚矣。然秉燭之明，尚可寡過，此聖人之謙辭也。」陳鱣論語古義云：「五十以學者，卽蘧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意也。亦可以無大過矣者，卽欲寡其過意也。」毛奇齡論語稽求篇云：「古者四十強仕，五十服官政，六十則不親學矣。」通觀諸說，魯論爲是。又正義曰：「此章孔子言其學易年也。加我數年，方至五十，謂四十七時也。」林春溥曰：「正義以爲四十七時語，嘗疑其無據，及讀史記，孔子四十七歲以陽虎叛不仕，退修詩書禮樂，弟子彌眾，乃知斯語之非妄。」林說見開卷偶得卷六。今按，孔子以五十一出宰中都，說詳後。其前皆不仕。正義四十七時語，蓋爲近是。惟古者無六經之目，易不與詩書禮樂同科，孔子實未嘗傳易，今十傳皆不出孔子。世家亦但言孔子四十七不仕而修詩書禮樂，並不及易。而正義謂言其學易之年，明爲誤矣。世家又謂：「孔子晚而喜易，序易傳」，蓋皆不足信。

一〇 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孔子考

論語「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此事疑者眾。趙翼陔餘叢考崔述洙泗考信錄辨之尤力。

大意謂：「公山弗擾卽左傳公山不狃，據左傳，不狃以費畔，在定公十二年。是時孔子方爲司寇，主墮費之議。弗擾不肯墮，至率費人以襲魯，豈有弗擾欲召孔子而孔子欲赴之理？」此據左傳謂弗擾以費畔在定公十二年也。然僞孔注論語謂：「弗擾爲季氏宰，與陽虎共執季桓子而召孔子」，陽虎執季桓公在定公五年，此以弗擾召孔子亦在定公五年也。

朱子集注，毛奇齡四書稽求篇從之。

世家云：「

定公九年，陽虎不勝，奔於齊。是時孔子年五十，

按定公九年，孔子已年五十一，此誤。

公山不狃以費畔季氏，使人召

孔子，是謂其事在定公之九年也。

江永鄉黨圖考從之。

狄子奇孔子編年引鄭氏環曰：「不狃之召，當在定

八年冬陽虎入謹陽關以叛之時。

史記繫之九年陽虎奔齊之後，非是。」狄氏又云：「世家雖繫之

九年，然云此時孔子年五十，仍指八年言」，則又謂其事在八年也。

蘇氏古史載論語以費畔，亦在八年。

三說孰當且勿

論，而趙崔專據十二年一說以疑論語，可知其未是。

趙氏又云：「左傳定公五年，季桓子行野，公山不狃爲費宰，出勞之。桓子敬之，而家臣仲

梁懷弗敬。不狃乃嗾陽虎，虎逐之。是時不狃僅怒懷，而未怨季氏也。定公八年，季寤公鉏極公山不狃皆不得志於季氏，叔孫輒無寵於叔孫氏，叔仲志又不得志於魯，故五人因陽虎，欲去三桓，將享桓子於蒲圃而殺之。桓子以計入於孟氏，孟氏之宰公斂處父率兵敗陽虎，陽虎遂逃於譚陽關以叛，季寤亦逃而出。是時不狃雖有異志，然但陰構陽虎發難，而已實坐觀成敗於旁。故事發之後，陽虎季寤皆逃，而不狃安然無恙，蓋反形未露也。「此鉞不狃事甚晰。而曰：『不狃在未叛以前召孔子，容或有之，然不得謂以費叛召』，則又泥於論語以費畔召之語，而未得其解者。夫論語謂以費畔召者，此著其實耳。在當時不狃之召孔子，決不以叛亂爲辭也。特以孔子有名德，爲世所重，欲借以收人心。陽貨亦曾欲見孔子而勸之仕矣。是時不狃雖有不臣之實，而未著變叛之形，故孔子欲往而復止。蓋雖季氏未及討，而固不得謂論語於此不應下一畔字。」毛大可云：「畔是謀逆，非稱兵」，此說極析。崔氏又云：「使費果以九年叛，魯何得不以兵討之？」是皆泥文拘字之害也。惟江永鄉黨圖考云：「不狃與陽虎共謀去三桓，故論語以謂畔，其實未嘗據邑與兵也。」斯爲得之。若論語其爲東周之語，或出孔子一時戲言，或由後人記者潤飾，尤不足深辨。要之不狃可以召孔子，而孔子實未往，其事當在定公八九年之間，則斯足矣。鄭環定不狃召在定八年多，以九年春孔子爲中都宰也。至其後子路主墮費，而季孫從之者，正由當時亦自知弗擾之有叛志，而憚于力征，因借墮都之名，以收削權之實，而弗擾遂終出於一叛也。

翟灝四書考異，沈維城論語古注集箋，謂公山不狃以費畔，而季氏召孔子，則並句讀而失之。考古者不一

本情實，而先以爲古人必若是必不若彼，宜其愈出而愈謬也。

一一 鄧析考

呂氏春秋離謂篇：「鄭國多相縣以書者，子產令無縣書，鄧析致之。子產令無致書，鄧析倚之。令無窮，則鄧析應之亦無窮。」又曰：「子產治鄭，鄧析務難之。與民之有獄者約，大獄一衣，小獄襦袴，民之獻衣襦袴而學訟者不可勝數。以非爲是，以是爲非，是非無度，而可與不可日變。所欲勝，因勝。所欲罪，因罪。鄭國大亂，民口謹嘩。子產患之，於是殺鄧析而戮之。民心乃服，是非乃定，法律乃行。」列子力命篇亦云：「鄧析操兩可之說，設無窮之辭。當子產執政，作竹刑，鄭國用之，數難子產之治。子產執而戮之，俄而誅之。」荀子有坐篇云：「子產誅鄧析，史付。」皆謂子產殺鄧析。據左傳昭公二十年，子產卒，定公九年，駟黻殺鄧析而用其竹刑。前後相去二十一年，是鄧析及與子產同時，而非子產所殺。杜預注左傳謂：「鄧析鄭大夫，欲改鄭所鑄舊制，不受君命，而私造刑法，書之於竹簡，故云竹刑。」正義：「昭六年，子產鑄刑書於鼎。今鄧析別造竹刑，明是改鄭所鑄舊制。若用君命遣造，則是國家法制，鄧析不得獨專

其名。駟黻用其刑書，則其法可取，殺之不爲作此書也。」今按：左傳子產鑄刑書，叔向諫曰：「民知爭端矣。錐刀之末，將盡爭之。亂獄滋豐，賄賂並行。終子之世，鄭其敗乎！」今鄧析之所爲，卽是叔向之所料。是駟黻之誅鄧析，正爲其教訟亂制。然必子產刑書疏闊，故鄧析得變易是非，操兩可，設無窮，以取勝。亦必其竹刑較子產刑書爲密，故駟黻雖誅其人，又不得不捨舊制而用其書也。

俞正燮癸巳存稿有鄧析子跋，云：列子楊朱篇，子產以兄朝弟穆爲慮，密造鄧析而謀之，鄧析使誘以禮書，列其事指與刑鼎相難者，別條爲竹刑，卽荀子所謂好治怪說者。子產卒後二十年，駟黻以他罪殺之。初子產所殺者，人不得其名，以其術盡鄧析所輯書中，遂以書名其人耳。此亦臆測，聊備異見。時晉亦有刑鼎，在魯昭年，後鄭鑄刑書二十三年，前鄭用竹刑十二年。

仲尼曰：「鼎在民矣，何以尊貴！」蓋自刑之有律，而後賤民之賞罰，不得不全視夫貴族之喜怒，而有所徵以爭。鄧析之竹刑，殆卽其所以教民爲爭之具，而當時之貴者，乃不得不轉竊其所以爲爭者以爲治也。此亦當時世變之一大關鍵也。其後不百年，魏文侯用李克，著法經，下傳吳起商鞅，然後貴族庶民一統於法。而昔者「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之制，始不可復。然鞅起皆以身殉。今鄧析，其爲人賢否不可知，其竹刑之詳亦不可考。要之與鞅起異行同趣，亦當時貴族平民勢力消長中一才士也。

漢藝文志名家有鄧析二篇，劉向敘：「臣所儲中鄧析書四篇，臣敘書一篇，凡中外書五篇，以相校除復重，爲五篇，其論無厚者言之異同，與公孫龍同類。」今按韓非子云：「堅白無厚之

詞章，而憲令之法息。」淮南子亦云：「鄧析巧辯而亂法。」則鄧析書乃戰國晚世桓團辨者之徒所僞托。鄧析實僅有竹刑，未嘗別自著書也。荀子不苟篇：「山淵平，天地比，齊秦襲，入乎耳，出乎口，鉤有須，卵有毛，是說之難持者也，而惠施鄧析能之。」非十二子篇云：「不法先王，不是禮義，而好治怪說，玩琦辭，甚察而不惠，辯而無用，是惠施鄧析也。」此證鄧析之說起於晚世之辨者。云惠施鄧析，猶如云陳仲史鮑，大禹墨翟，神農許行，黃帝老子。其一人爲並世所實有，別一人則托古以爲影射。孟子言必稱堯舜，亦其例也。今傳鄧析書云：「天於人無厚也，君於民無厚也」，則更非堅白無厚之謂。墨經上：「厚，有所大也」，說云：「厚惟無所大。」莊子天下篇云：「惠施曰：無厚不可積也，其大千里。」有厚無厚，自與堅白同異，同爲當時名家辨說主題。後有妄人，並無厚之語而不識，乃妄襲老子天地不仁之意冒爲之，則今傳鄧析子，復非戰國晚世之真也。

一二 孔子仕魯考

世家：「昭公以孔子爲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則之，由中都宰爲司空，由司空爲大司寇。」

馬驢釋史云：「諸侯三卿，曰司徒司馬司空，魯則三桓世爲之。其司寇不在三卿之數，臧孫嘗爲之矣。侯國司寇，亦不稱大。由司空爲司寇，是由卿而大夫，進退無據。左傳昭公葬墓道南，孔子之爲司寇也，溝而合之墓。世家云司空時事，亦誤。孔子爲司空非實。」梁氏志疑釋之曰：「春秋之世，侯國多不遵三卿之制，魯三家之外，有東門氏，臧氏，子叔氏，宣成時同在卿列，則亦儼然六卿矣。臧宣叔武仲皆以世卿而爲司寇，此豈猶是小司寇之職乎？史云大司寇者，別於小司寇之下大夫也。若司空卿則孟孫世居之，孔子必是小司寇。吳英曰：魯司寇爲上大夫爲卿，論語與上大夫言，專指三桓之爲三卿也。與下大夫言，卽魯司寇以下也。孔子官爵，春秋傳孟子皆稱司寇，世家之所謂大司寇，不當以古制論。魯語臧文仲言於莊公，曰：國有饑饉，卿出告糴，古之制也，辰也備卿，請如齊。然則魯司寇在古制爲下大夫，而在當時則固爲上大夫，同爲卿也。西河經問曰：夫子爲魯君所命，歷有明據，韓詩外傳，孔子爲魯司寇，其命辭曰：宋公之子弗甫何孫孔某，命爾爲司寇。此是命卿辭，非命大夫辭也。此說是矣。春秋書卿之例，最著者莫如書卒，續經哀十六年夏四月己丑孔某卒，則哀公於孔子既卒之後，猶以卿禮待之。哀十一年傳曰：子爲國老，待子而行。哀公誅孔子亦曰：不憊遺一老。若下大夫致仕，安得稱國老一老乎？魯司寇爲卿而非下大夫可知。閻潛邱謂孔子爲司寇，實上大夫而非卿，毋乃繆歟？」今按檀弓有夫子制於

中都之語，是孔子爲中都宰之證。其爲司空，他書無徵，蓋不久卽升爲司空也。崔述云：「世家有爲中都宰及司空事，皆在定公九年後。家語有事無年。年譜則云：四十七歲定公以爲中都宰，四十八歲遷司空。按：年譜所云四十七歲者，爲定公之五年。是年自六月以前，權在平子，六月以後，權在陽虎，定公安能自用孔子？孔子安能自行其意？魯之亂莫甚於陽虎時，孔子於此時猶爲宰與司空，亦何時不可以仕？而論語乃有或人不爲政之問？陽虎威制魯君三卿，多行不義，孔子身爲卿貳，終不肯去，及桓子受女樂，乃不脫冕而行，不幾輕重顛倒乎？春秋陽虎以八年戰敗，孔子以十年相定公會於夾谷，爲司空當在虎敗之後，夾谷之前。」江永亦云：「定五年丙申，季平子卒，桓子立。楊虎將以璠璵斂平子，仲梁懷弗與，見左傳。而家語云：孔子初爲中都宰，聞之，歷階而救焉。年譜遂敘宰中都於孔子四十七歲。是時陽貨方張，豈夫子仕時？且陽貨途中之語，又何謂耶？」因定宰中都在定公九年。其說殆是。

一三 孔子相夾谷墮三都考

孔子爲魯司寇，其政績之大者，凡二。對外爲相夾谷，對內爲墮三都。夾谷之會，在定公十

年。全祖望經史問答論之曰：「夾谷之相，正孔子爲卿之證。春秋時所重莫如相，凡相其君而行者，非卿不出。魯十二公之中，自僖而下，其相君者皆三家，皆卿也。魯之卿非公族不得任。而是時以陽虎諸人之亂，孔子遂由庶姓當國，夾谷之會，三家拱手以聽，孔子儼然得充其使，是破格而用之者也。江氏鄉黨圖考云：「夾谷事以左氏爲信，穀梁史記家語皆有斬侏儒事，後儒偽造也。」梁氏志疑云：「夾谷之會，左穀述之各異，史合采二傳又不同。蓋其事當世樂道之，後人侈論之，故其言殊。家語但竊二傳史記以成文。」崔氏考信錄辨此事尤詳密，要不外據左氏以駁穀梁史記，以見傳說之遞衍而遞失其真也。惟宋葉夢得春秋讞則並左氏而不信，謂其先陽貨請齊師，齊不乘陽貨之亂，假之以求得志，何忽以一犁彌之言，遽求刼我而幸於倉卒乎？且雖謂孔子無勇，魯之兵尙彊，縱得魯侯，安能卽求魯？傳又謂孔子以公退，曰士兵之。齊旣方以強暴相凌，亦豈孔子能以一言而兵之？又謂孔子求反汶陽之田，蓋爲下書齊人來歸鄆龜陰之田故耳。今經不書盟，而傳以爲盟，可見其妄。蓋自陽貨敗，魯始用孔子，齊人知之，遂求與我平而歸其侵地。公羊曰：「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齊人爲是來歸鄆龜陰之田，此言爲近實。凡左氏穀梁所載，皆不足據。」左氏識卷九。

墮都之事，在定公十二年，世家誤在十三年。志疑論之云：「考左傳侯犯以郕叛，公山不狃

以費叛，郈費之墮，叔季自墮之。郈費不叛，則二氏方欲資爲保鄣，卽欲墮之，其將能乎？觀圍成弗克可見已。乃左傳述此事，一若墮郈及費，皆出孔子仲由之謀。左氏作之，公羊附之，史公信之，而三言成實，豈情也哉？家語襲左傳史記之文，謂孔子墮三都之城，並墮成邑，誤甚。宋章如愚山堂考索有三家墮都辨，以爲其謀非出孔子。津南集五經辨惑云：三山林少穎，近代名儒也。其於兵萊人，墮三都等，皆排之而不取，可謂卓識。」今按：梁氏此論，可謂似而實非也。考古者貴能尋實證。實證之不足，乃揆之以情勢，度之以事理，而會之於虛。孔子之墮三都，左氏言之，公羊又言之，史記又言之，三家之言，如出一轍。其爲信史也，有實證矣。卽捨是而揆之以情勢，度之以事理，孔子非不能唱墮都之議者，季叔非決不能聽孔子之說者。夫謂郈費，叔季自墮之，固也。然而圍成弗克，又誰實主之耶？今詳考事實，孔子墮都之議，實自郈費之叛而發。八年，陽虎作亂，費宰公山不狃隱贊之。九年，伐陽關，陽虎出奔齊，季氏猶未顯討不狃也。十年，侯犯以郈叛，亂既定，孔子乃唱墮都之議。公羊載其言曰：「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且論語亦言：「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此自是孔子平昔君君臣臣正名復禮之主張。孔子既以相夾谷見信，乘此時而言之於季孫。季孫懲於陽虎之叛，憾於不狃之詐，而聽之。叔孫亦自鑒於侯犯之事而先墮郈，季孫遂繼之墮費。而不狃自餒於往日之助陽虎，乃先叛以逃罪。獨成宰

公斂處父能臣也，始終忠於孟孫，於陽虎之亂有力焉，故孟氏信之。而慚於孔子復禮之論，又二子皆先墮，乃僞不知而隱抗命。此皆事理之甚著，情勢之極顯者。故謂孔子鑒於魯之內亂而相機進言，可也。謂季孫叔孫亦鑒於私門之變，而遂信孔子之言以自墮其都，亦可也。公羊注「二大夫宰吏數叛，患之，以問孔子。」

孔子曰：陪臣執國命，采邑有城池之固，家有甲兵之藏故也。季孫悅其言而墮之。此注爲得當時情實矣。吳英曰：左氏謂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疏云：當是仲由自立此謀，是也。孔子時爲司寇，國有墮都之事，則必孔子以爲是可知也。公羊以爲計出於孔子，然墮郕墮費，實出叔季兩家自思其都爲叛夫之藪，孟孫亦與及焉，故皆有從墮之議。子路與之果決，孔子不過在其位謀其政，以爲合於古者已無百雉之制而可墮也。故復古卽所以靖亂，而非孔子創謀以爲必不可緩之急務也。今按吳氏此辨，蓋亦以三都不果墮，而爲孔子作解脫也。今尊孔子者，不詳考情實，昧於因利乘勢見可而動之理，若孔子憑空發此一段墮都大議論，叔季二氏，皆惑化於聖德，而孔子仲由，遂能不藉實力，不湊機會，自有神妙作用，墮此二都，固屬遠於情理。而矯其謬者，因謂墮都之議，絕與孔子無涉，乃不惜蔑棄實證，

視同市虎，則豈不兩失之哉？此如夾谷之會，世家謂齊懼，歸魯侵地而謝罪，其說若未免過侈。而矯誣者因遂並排其事而不取，亦不得謂識之卓者也。卽如崔述考信錄所辨，一若齊之歸地，與孔子之相，固可無涉，而全不足以爲孔子功者，是亦矯枉過甚之說也。方夾谷之會，魯爲齊下，而既會之後，齊人歸地。雖齊不爲懼魯之用孔子而與魯會，而齊之歸地，要不可謂非孔子折衝壇坫之功。見於左傳者，如魯叔孫豹鄭子產宋向戌，卽如孔子弟子子貢，皆以弱小知禮，而抗強敵，以自樹其國體。應對朝聘，文采斐

也。照映一世。雖後世誦者，猶有餘慕。孔子相夾谷，夫亦猶之。卽謂不足以盡孔子之能事，豈得抑而沒之，謂與孔子無涉乎？故左氏所記，縱如葉夢得氏之疑而不信，要之會夾谷而孔子相，必有一段外交情節，則無從而疑者。崔氏之論，未得爲適當之見也。魏禧曰：夾谷既會，齊侯謂其臣曰，夫人率其君古人之道，一三子獨察我夷狄之俗，使寡人得罪於魯侯，如之何？晏子曰：小人之謝過也以文，君子之謝過也以質，君已知過，則謝之以質。景公於是歸魯出。可知此會孔子有平仲爲內主。卽因梁邱據，亦當由平仲得之，不得草草看過，謂聖人開口半言，齊人遵服也。此考古論世者，就事論事，不以己意抑揚乎亦可備一解。然若左氏所記根本不可信，則魏氏之言亦僅爲一種猜測爾。

其間，庶乎得古人之情實矣。

又按姚際恆春秋通論世無傳本，余曾見其鈔本之殘者，亦論此事。大旨與後來志疑之說同。謂一春秋孔子所修，論語孔子所作，此等事當參觀始得。論語云：「公山弗擾以費叛，召，子欲往，則孔子之不罪弗擾可知矣。」蓋弗擾叛季氏，非叛魯也。墮費之議，實由於叔孫季孫，非孔子與子路之爲此謀也。弗擾以費叛，而孔子欲往，孔子豈反謀墮費，使季氏得除叛臣而即安乎？故邱叛而叔孫仲孫墮邱，費叛而仲孫墮費，皆率師以往，憤疾家臣之叛己而欲自墮之也。其墮之之意，則將以爲家臣無所持以復叛而我以安。惟孟氏之邑則異是。其宰不叛也，故孟氏不欲墮。但二氏以己邑既墮，亦欲墮孟氏之邑，乃強公使墮之，此公之闇也。孟氏使其臣拒之，而成卒不得墮。」又謂「墮費之於魯，無利而有害。三都者，固不特三家之保障，而實亦魯之保障也。使聖賢于魯得位行道，自必有正本澄源之計，次弟設施，豈在于紛紛毀裂其城池，以吾君相漫然嘗試于叛人哉？」今按姚氏此論，其誤亦與前後諸家同，而爲辨較深刻。然當知孔子欲赴弗擾之召，其意非在助弗擾以去季孫也。若謂定公圍成，乃定公之闇。而孔子在當時，似并不贊三都之墮者。則彼之所謂正本澄源之計，又將若何而爲設施哉？虛辨無實，不足翻前古之成案也。又按葉夢得春秋獻，亦辨此事，蓋自來疑此事之最早者。葉氏謂孔子欲正三家，必有其道矣，何致使仲由爲之，此亦虛辨無實也。

一四 孔子行攝相事誅魯大夫亂政者少正卯辨

世家：「孔子行攝相事，誅魯大夫亂政者少正卯。」攝相者，江永云：「攝相乃是相禮，如

夾谷相會，論語趨進翼如，賓退復命是也。若魯相自是三卿，執政自是季氏。孔子是時但言之而從，公羊所謂行乎季孫三月不違者耳，未嘗攝魯相也。」余觀荀子有坐云：「孔子爲魯攝相。」晏子春秋云：「孔子聖相。」則戰國晚世，已有誤以孔子爲魯相者。史記特承其誤。崔氏考信錄梁氏志疑皆有辨。

誅少正卯，語本荀子，崔梁亦辨之。余謂國策趙威后問齊使，「於陵仲子尚存乎，何爲至今不殺乎」，此爲始有誅士之意。齊負郭之民有狐咼者正議，閔王斲之檀衢，呂覽貴直篇作狐援，古今人表作狐爰。乃有誅士之行。下至荀卿，乃益盛唱誅士之論。其有坐篇所載湯誅尹諸以下七事，周公誅管叔爲不類，子產誅鄧析爲誤傳，此外則爲虛造。蓋猶非荀卿之言，而出於其徒韓非李斯輩之手。韓非書外儲說右上。亦載太公誅華士狂裔，其所舉罪狀，爲「不臣天子，不友諸侯，畊食掘飲，無求於人」，

是卽趙威后之所欲誅於仲子者也。有坐之言少正卯曰：「心達而險，行僻而堅，信僞而辨，記醜

而博，順非而澤」，而非十二子篇亦云：「行僻而堅，飾非而好，玩姦而澤，言辯而逆，古之大

禁」，則知少正卯卽十二子之化身矣。荀卿先倡非十二子之論於前，其徒乃造爲孔子誅少正卯之事於後，戰國事如此例者甚多。至於李斯得志，乃有焚

坑之禍。崔梁辨此事甚盡，顧未及於此，故爲引伸之。家語亦載此事，繼以子貢進曰云云：余考子貢從遊尚在後，（參讀考辨第二十九）則家語言復誤。又

荀子稱：「少正卯魯之聞人，聚徒成羣，小人之傑雄」，殆猶僅爲一在野之學士。然觀其氏少正，則至又非在野之士也。

史記始以爲大夫亂政者。崔述曰：「春秋之時，誅一大夫非易事，況以大夫而誅大夫乎？孔子得

君不及子產遠甚，子產猶不能誅公孫黑，況孔子耶。」專據史記爲辨，亦未是。尹文子聖人篇亦載孔子誅少正卯事，宋鉅

尹文接萬物以別有爲始，當無取於誅殺。蓋尹文在荀卿前，而書語出荀卿後矣。至首辨其事者，當爲朱子。其言曰：「少正卯之事，論語所不載，子思孟子所不言，雖以左氏亦不道也。獨荀況言之，是必齊魯諸儒，憤聖人失職，故爲此說，以誇其權耳。」

稍次葉適習學記言亦辨之，亦以爲出荀氏之傳。

又按左傳駟穀殺鄧析而用其竹刑，正值魯定公九年，孔子爲司寇之歲。豈少正卯乃由鄧析誤傳歟？

一五 孔子去魯適衛考

孔子去魯，世家在定公十四年，魯世家在十二年，衛世家在靈公三十八年，則當魯定公十三年。十二諸侯年表魯定公十二年孔子行，衛靈公三十八年孔子來。江永鄉黨圖考謂去魯實在十三年春，魯郊常在春，故經不書，當以衛世家爲正。今考世家又謂孔子去魯，凡十四年而反乎魯，孔子反魯在哀公十一年，則去魯正定公之十三年也。且魯世家書孔子去於十二年毀三桓城孟子不肯墮成之後，左傳圍成不克在冬十二月，知孔子去在十三年之春矣。

定公多十一月郊後去魯，至十二月公圍成弗克，孔子已去魯矣。使十一月不去魯，十二月圍成有弗克乎？不悟春秋固用周正，其說疏陋，殊無足辨。又世家載齊人歸女樂，崔述疑之，謂：

「孟子但言不用，從而祭，腍肉不至，未嘗言歸女樂。且其事不書於春秋經，又不見於傳，惟論語微子篇有之，疑出戰國策士僞撰。」翟灝四書考異謂：「語孟俱不專於記事，各見一邊，理無嫌也。」余謂孔子去魯，亦不載於春秋，何論於歸女樂？且韓非書下內儲說亦載其事，其與史記所敘，

雖誠有類戰國策士口脂者，然孔子在當時，主復古禮以折私家之奢僭，故內則權臣抗其政，外則敵國忌其事，讒間交作，決非一端，女樂之事，何必無之耶？

林春溥孔門師弟年表後說謂：「武叔之毀仲尼，桓子之受女樂，亦當由墮都之故。蓋始患家臣之

強而墮之，繼聞處父之言而疑之，物必先腐而後蝨入焉。使桓子不疑孔子，豈女樂所能問？」劉光黃烟霞草堂文集卷一孔子周遊列國說則謂：「孔子周遊，爲避禍，非爲行道。陳氏於齊，猶季氏之於魯。孔子用於季氏，抑私家，強公室，齊魯近而相親，魯治，齊必效之，陳之謀篡齊急，故忌孔子之用魯，爲女樂以饋之，所以間孔子。孔子用於魯，實季氏主之，故孟子見行可之仕，魯不曰魯定公，而曰季桓子。用女樂以饋季氏，與爲密謀，謂孔子利魯不利季氏。季氏欲殺孔子，公不敢違。郊不致驢，即食不設箸之意。以孔子去之速，知季氏必欲殺孔子，而聖人已見其機也。孔子在外，屢發思歸之歎。其出也，師已送之，曰：「夫子爲罪也。當時不罪夫子，師已何爲辨其無罪？」而夫子亦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則出走爲避死明矣。故其歸也，必待再有用於季氏，季氏召之而後敢歸也。既信孔子而用之，不信去之可矣，曷爲必欲殺之？」曰：所謂交不終兮怨長也。且不殺孔子，無以對叔孟，更無以挾定公，三月之間使兩易其政也。謂女樂之饋出自陳氏。以昭公之出，陳氏援季，簡公之弑，三家庇陳知之也。」今按兩家所論，雖非的證，而頗得當時情事，抑劉辨深刻矣。又王荊公行述謂古之人僕僕然其身以求行道於世而曰吾以學孔子，惑矣。孔子始食於魯，魯亂而適齊，齊大夫欲害已則反而食於魯，魯受女樂不朝者三日。義不可留則烏乎之。曰衛靈公之遇賢者，庶乎其猶有禮；於是之衛，衛不可與處，於是不暇擇而之曹，以適宋鄭鄭陳蔡。其志猶去衛而之曹也。老矣，遂歸於魯以卒。孔子之行如此，烏在其求行道也。孔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價者也。僕僕然勞其身以求行道於世，是沽也。王氏此論，頗若與劉說爲近。然時人固曰知其不可而爲之。孔子亦曰：「天下有道，丘不與易。斯二義者，合而觀之其可也。」

一六 蘧瑗史鱗考

襄公十四年衛獻公之出，蘧伯玉始見於左傳，時必名德已重，故孫甯思引以共事。最少亦當三十。後八年孔子生。世家哀公二年，孔子至衛，主蘧伯玉家，上距孫甯逐君，六十有七年，伯

玉當在九齡外。全祖望經史問答本此，疑近關再出非伯玉事。崔述洙泗考信錄則力辨孔子再至衛主伯玉家之說爲妄。謂：「伯玉已先卒，論語使人寡過之答，當在魯昭世。」今按二說皆無據，殊未有以見其必然者。考呂氏春秋召類篇：趙簡子將襲衛，使史默往覲焉，曰：「蘧伯玉爲相，史鰌佐焉，孔子爲客，子貢使令於君前，甚聽。簡子按兵而不動。淮南主術訓亦云：「蘧伯玉爲相，子貢往觀之，曰：何以治國？曰：以弗治治之。」此兩事皆當在定哀世。毛奇齡論語稽求篇引蔡邕釋誨云：「蘧瑗保生」，則伯玉固長年。若及靈公卒歲，伯玉僅亦望百之齡，豈遽不可信？其人既老壽，又以弗治治國，蓋道家之先聲也。

「蘧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未嘗不始於是之，而卒詘之以非也。未知今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此語見莊子則陽篇。謂昔日之所謂是者，或今日之所謂非，又今日以爲是者，或乃昔日之所謂非。不存成見，故曰化。此本非論語寡過意。淮南原道訓：「蘧伯玉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非」，此則誤襲莊子。不惟誤其年，抑且誤其義。莊子非謂伯玉自見己非，特謂伯玉不固執己是非耳。朱子又錯憶淮南語爲莊子語，引此二條，混而同之，以注論語之寡過。於是莊子書中之伯玉，逍遙時順者，一變而爲南宋道學家之伯玉，日惟以內訟己過爲能事，若拘拘然不獲一日之安矣。夫若是則烏能化？故論語之「欲寡其過而未能」，乃使人之謙辭，亦君子之虛心。至於莊子乘

化，是非俱泯，則爲隱几夢蝶之流。而淮南知非，是投老生悔，少壯全非也。此固孰爲得伯玉之

眞乎？此層毛氏四書改錯亦有辨。乃崔氏重蹈朱子之誤，亦以淮南語歸莊子，因以證伯玉之非高壽，

其言曰：「莊子曰：『蘧伯玉行年

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行年六十而六十化，莊子之言，固不足取信，然使伯玉固有期頤之壽，莊子必不僅以五十六十言之。」豈不疎哉？

寓言篇亦云：「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乃又以伯玉爲仲尼。且孔子年踰七十，何亦僅以六十言說之疏。

史魚，孔子稱其直，其事跡屢見於諸子之傳記。據左傳定十三年，公叔文子與史鱣語，則二

人乃同僚。襄公二十九年，季札至衛，已與蘧瑗史鱣公叔發相交。時孔子僅八歲，史鱣當已在強

仕之年矣。其後四十八年，孔子至衛，得交蘧瑗史鱣，則鱣亦壽者也。

崔適史記探源謂公叔文子卒於定十三年，此由誤讀左傳，非也。

又謂季札歷聘之文，非當時語。以觀樂與適晉說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云云，良非當時信史矣。然謂季札至衛交蘧瑗史鱣公叔發爲不可信，則與疑孔子至衛不及交伯玉史魚相類，皆無證以見其必然也。

說苑記衛靈公問史鱣

以子路子貢，是鱣固至今尚在。惟大戴禮韓詩外傳有史魚尸諫蘧伯玉事，則史魚死在伯玉前。要之

兩人皆及春秋之晚世，而史鱣之名，尤盛於伯玉。莊子胠篋篇云：「削曾史之行，鉗楊墨之口。」

荀子非十二子篇以史鱣陳仲並列。不苟篇云：「田仲史鱣不如盜。」意史鱣在戰國世，必負盛

譽，故莊荀之言有此。戰國學者，好爲托古。有托之遠者，如墨翟言大禹，孟子言堯舜，許行言

神農之類是也。有托之近者，如法家有管子，名家有鄒析，兵家有孫武，道家有老子，墨家有晏子

之類是也。此外如太子晉萇宏師曠尾生高介之推之儔，爲後世稱道者，何可勝數？而春秋晚世諸

賢爲尤盛，史魚亦其一矣。年往事湮，信否莫辨。亦惟以考古之當慎，與闕疑之不可免，而置之可也。

一七 孔子畏匡乃過蒲一事之誤傳與陽虎無涉辨

世家：「孔子適衛。居頃之，或譖孔子，孔子恐獲罪焉，居十月，去衛，過匡。匡人拘孔子。孔子去匡，卽過蒲。月餘，反乎衛。」又曰：「孔子去陳過蒲，會公叔氏以蒲畔，蒲人止孔子。弟子有公良孺者，以私車五乘從，鬪甚疾。蒲人懼，出孔子東門。孔子遂適衛。」今按：世家文字，前後多錯。如兩敘過蒲，實爲一事，非有去陳復過蒲也。孔廣森經學厄言亦主錯簡之說，惟其排比推論，亦多誤，茲不詳辨。考

之左傳，定公十四年春，衛侯逐公叔戌與其黨，故趙陽奔宋，戌來奔。世家公叔氏畔，殆指此。孔子以定公十三年春去魯適衛，居十月而去，過匡過蒲，適遭公叔氏之畔，核其年月，正復相當。集解徐廣曰：「長垣縣有匡城，蒲鄉」，正義：「括地志故蒲城在滑州匡城縣北十五里，匡城本漢長垣縣。」是匡蒲近在一處。去匡過蒲，稽其地位，亦復相接。然何以於同時同地，連罹兩厄，而論語惟及匡事，絕不言蒲難？以余考之，匡蒲之難，蓋本一事。今世家所載孔子畏匡

事，蓋出後世誤傳，不足信也。

世家之言曰：「孔子過匡，顏剋爲僕，以其策指之曰：昔吾入此，由彼缺也。匡人聞之，以爲魯之陽虎。陽虎嘗暴匡人，匡人於是遂止孔子。孔子狀類陽虎，拘焉。五日，使從者爲甯武子臣於衛，然後得去。」崔述辨之曰：「孔子在魯爲司寇，居衛見禮於其君。其去也，道路之人，當悉知之。不得因刻一言，而遂誤以爲虎。況拘之五日，亦當出一言以相詰，乃竟不知其非陽虎，豈人情耶？匡人欲殺孔子，斯殺之矣。如不欲殺，斯釋之矣。拘之五日，欲奚爲者？而甯武子之卒，至是已百餘年。武子仕衛，在僖文之世，成二年，武子之子相，將兵侵齊，其時武子非老即死，自此下至孔子來衛，尙九十餘年。甯氏之亡，亦數十年。甯氏亡在襄二從者將欲爲誰臣乎？此其爲說至陋，皆必無之事，而世咸信之，其亦異矣！」

且論語記匡事凡有兩章。一則曰：「子畏於匡，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推其文義，與史記所載畏匡事絕不類。夫使匡人誤以孔子爲陽虎而拘之，則一言而解耳，亦非可以爲匡人罪也，孔子何以言之如此？其又一章曰：「子畏於匡，顏淵後，子曰：吾以女爲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此亦與史記載畏匡事不類。崔述辨之曰：「匡人果拘孔子五日而免之，則顏淵當同拘而同免。匡人果圍孔子，曲三終而解去，此家語說。則顏淵當同圍而同解。何以論語云顏淵後乎？」又史記仲尼弟子列

傳無顏刻，但有顏高。王應麟困學紀聞六謂卽顏刻，惠棟九經古義王引之春秋名字解詁並主此

說。解詁云：「高乃亭之謬。（亭隸作克）亭刻同聲，古字通用，論語憲問篇克伐怨欲，馬注克好勝人也，意與驕相似，故字子驕。」然左傳高斃陽州，在定公八年，何以十四

年尚能御孔子過匡？全謝山經史問答云：「厚齋先生考古最嚴，獨以顏刻卽顏高，稍不審。顏高少孔子五十歲，見於家語

五十歲計，過匡之歲，定公之十四年也，顏高亦止七歲，凡此皆無從審正。惟不問其生年，但以其死定八年斃陽州，而何以十四

年尚能御孔子過匡，是則厚齋之疏也。」余謂全氏若疑及史記畏匡之非信史，則不爲此辨矣。仲尼弟子傳正義云：「孔子在衛，

南子招夫子爲次乘過市，顏高爲御，」志疑云：「王肅妄以刻之爲僕過匡，撮合於在衛爲次乘之僕，張守節誤據之。」則知史記敘孔子畏匡事，不必爲信史也。善乎王鑒

之言曰：「匡人遭陽虎之暴，識虎必眞，不應以貌似而誤圍夫子。夫子亦必明言非虎，不應託言斯文以自免。其曰子畏，恐有他說。」

則論語之所謂子畏於匡者其事果何如乎？曰：以今考之，殆卽世家過蒲之事也。所謂爲甯武

子家臣者，徐堅初學記引左傳注云：「蒲甯殖邑也。」此注今無考，或當是賈服舊注。春秋大事

表亦云：「甯殖以蒲出獻公，甯氏誅，繼受蒲者爲公叔氏。」余疑孔子過蒲，公叔氏方畔，止孔

子不可，強盟而出之。後人誤以公叔氏爲甯氏，蓋以其同爲蒲邑之主也。於是孔子以要盟於公

叔氏而得脫者，遂謂其使從者爲甯武子家臣也。然則以甯武子一人之誤傳，不益足以證明畏匡過

蒲之爲一事耶？

余又考春秋名匡邑者非一地。顧棟高春秋大事表云：「文元年衛孔達侵鄭，取綿訾及匡。杜

注：匡在潁川新汲縣東北。今陳州扶溝縣西有匡城。定六年侵鄭取匡，此鄭國之匡也。在今開封府潁川縣東南。僖十五年諸侯盟於牡邱，遂次於匡。杜注：匡在陳留長垣縣西南。論語子畏於匡，即此。史記孔子自匡至蒲，今俱在直隸大名府長垣縣境。如顧氏說，則孔子畏匡，與陽虎暴匡，並非一地。然顧氏特據杜注分說。江永春秋地名考實則謂：「文元年之匡，亦在長垣，不在扶溝。」梁玉繩史記志疑則謂：「杜注陳留長垣縣西南，與潁川新汲縣東北，二縣相近，疑匡是一地而分屬。」按之地圖，梁說頗疏，未可信。周柄中四書典故辨正云：「鄭之匡，在今開封府潁川縣東北，去蒲甚遠，距陳已近，孔子何得又過蒲返衛？蒲爲今大名府長垣縣治，衛之匡在縣西南十五里。左氏文八年，晉使解揚歸匡戚之田於衛。杜注：匡本衛邑，中屬鄭，今晉令鄭還衛。以此推之，知匡既還衛，後又屬鄭。定六年所取鄭地，實衛地也。」毛奇齡四書改錯云：「左氏定六年，公侵鄭取匡，時陽虎實帥師，令皆由虎出，故虎得暴匡。」由此說之，則定六年魯人取匡，亦在長垣。陽虎之所暴，即孔子之所過也。然則孔子過匡，自招公叔氏之要盟，而特以其邑乃往者，陽虎之所暴，故遂誤傳而爲匡人以孔子爲陽虎而見圍耶？

畏匡之事，論語以下，又見於莊子秋水篇。其文曰：「孔子遊於匡，宋人圍之數匝，而弦歌不輟。無幾何，將甲者進辭曰：以爲陽虎也。故圍之，今非也，請辭而退。」莊子書本寓言無

據，此記畏匡事尤多誤。以畏匡與微服過宋相混，因謂宋人圍之，一誤也。又牽涉於陽虎，不知陽虎與宋人無涉，二誤也。然亦僅謂匡人誤以爲陽虎，非謂孔子貌似陽虎也。至史記乃有顏剋爲僕，孔子狀類陽虎之說。夫孟子但謂游夏子張以有若似聖人，而弟子列傳亦竟謂有子狀似孔子，則何貌似孔子者之多？至韓詩外傳又別生匡簡子之名，益下而益詳，要之與論語之言不符。今匡簡子亦無考，余疑乃涉趙簡子而誤也。

世家云：「孔子不用於衛，將西見趙簡子，聞寶鳴犢舜華之死，而返。」此事崔述亦辨之曰：「趙鞅弱王室，侮諸侯，而叛其君。春秋大夫罪，未有大於鞅者。孔子何取，而欲見之？晉大夫見於傳者多矣，卽趙氏家臣董安于尹鐸郵無恤之倫，皆得以才見於傳。寶鳴犢舜華果賢大夫，傳記何爲悉遺之？且鞅，衛之仇讎，孔子無故去衛而往見其讎，不遂而復反乎衛，亦何異於朝秦暮楚者？則其事之爲無據，必矣。」余考蒲，春秋時在河南，地與晉鄰。左傳昭公二十五年，衛侯輒出奔，將適蒲。，拳彌曰：晉無信，不可。杜注：「蒲近晉邑。」世家亦言：「蒲，衛之所以待晉楚也。」孔子實至蒲而返衛，此後世所由有孔子將至晉，臨河不濟之說也。趙簡子殺寶鳴犢舜華，其傳說亦應與簡子欲殺陽虎有關。

世家又云：「孔子行，佛肸爲中牟宰，趙簡子攻范中行，伐中牟。佛肸畔，使人召孔子，孔子欲往。」論語正義：「中牟爲范中行邑，佛肸是范中行之臣，於時爲中牟宰，而趙簡子伐之，

故佛肸即據中牟以畔。左哀五年傳，夏，趙鞅伐衛，范氏之故也，遂圍中牟。此即簡子伐中牟之事。然則佛肸之召孔子，當在哀五年無疑。」今按：哀五年孔子在陳，詳考辨第十八。何有佛肸遠召孔子，而孔子欲往之事？此亦虛也。索隱云：「此中牟當在河北，非鄭之中牟。」正義：「蕩陰縣西有牟山，中牟蓋在其山之側。今河南彰德府湯陰縣西有中牟城，在牟山下，正當衛走邯鄲之道。」據此中牟正在晉衛邊境，與匡蒲亦近。而考左傳定十三年秋七月，范氏中行氏伐趙氏之宮，趙鞅奔晉陽。至冬十一月，晉荀寅士吉射奔朝歌。趙氏與范中行氏之爭始此。孔子以魯定十三年春去魯至衛，居十月而至匡蒲，正值其時，故或謂佛肸以中牟畔召，或謂孔子欲見趙簡子，皆其時也。佛肸畔在魯哀五年，而此云佛肸以中牟畔者，如公山不狃畔在魯定公十二年，其召孔子在八年，而論語稱以費畔召，情事正相類。故余定佛肸召與孔子欲見趙簡子，亦爲一事兩傳，或併兩無其事。其傳說之源，則自孔子過匡蒲而起。而孔子過匡蒲，則其時當魯定公十三年冬，或十四年之春也。今世家既分敘四事，又散列前後，遂使後之讀者，茫不見其真際。崔氏之辨，有見其誤，未見其所以誤。崔述又以過蒲爲自陳返衛時，以蒲王衛西，匡在衛南，佛肸之畔在趙襄子時，考覈均未精愜。而一概抹殺，以爲謬悠之談，全無根極，亦不足以發明其底裏矣。

一八 越句踐元年考

國語越語下：「越王句踐即位三年，而欲伐吳。」韋昭注：「句踐三年，魯哀公之元年。」杜

預春秋世族譜：「越王元年，魯定公之十四年也。」左傳宣公十八年正義引。今按：「史記越世家：「句踐元年，

吳王闔廬聞允常死，乃與師伐越。」索隱曰：「事在左傳定公十四年。」然則允常即以是年卒，

句踐即以是年立，韋注即以句踐立年爲元年也。通鑑外紀目錄，皇王大紀，通鑑前編，皆以周敬王二十三年爲允常卒，特據句踐元推前一歲言之，初非別有據，不知古人庸可卽其

立年稱元年也。越世家又云：「句踐與范蠡入宦於吳，三年而吳人遣之。」韋注：「句踐以魯哀元年棲會

稽，吳與之平而去之。句踐改修國政，然後卑事夫差，在吳三年而吳人遣之，此則魯哀五年

也。」吳越春秋第八云：「越王句踐臣吳，至歸越，句踐七年。」注：「國語當魯哀公五年，是爲

句踐七年，正與此合。此書於句踐五年書入吳事，至是歸國首尾三年也。」越世家索隱引紀年：

「晉出公十年十一月，於粵子句踐卒」，則爲句踐之三十二年。

又按左傳哀二十年越圍吳，二十二年滅吳，爲句踐二十四年，蓋亦首尾三年。故越語曰：「居軍三年，吳師自潰。」越世家云：「留圍之三年，吳師敗。」均與左傳合。吳越春秋繫之句踐